



紅樓夢索隱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紅樓夢索隱卷六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索隱)允初被幽四十四日，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索隱)允初開釋後居咸安宮，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丁小廝坐更看守。(索隱)賈芸在此處是暗指世宗並允禔等為看守允初者也。借此帶出歸入正文一人，兩用絕妙絕妙。晝夜在這裏，那小紅同衆丫環也在這裏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索隱)暗指瀾芳殿中諸宮人借點小紅亦妙。小紅見賈芸手裏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索隱)大有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勢，究竟是可兒，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索隱)是在土山一帶種松樹，此句極有關係，緣此段皆書洪文襄降清之事，其敗自松山故遙遙伏脈，以松山作來源。這件事待放下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索隱)連用此等文法，暗誅文襄之心，言其被擒之初，雖外示不屈而隱微之地實一生一死兩念交縈，正是猶豫不決。(索隱)加以猶豫不決，可見文襄當日無必死之心，已為人窺破，若果一瞑不顧，罵敵不屈，必早被棄市之刑矣。神魂不定。(索隱)太宗動以美色文襄益難自持，故有神魂不定之說。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裏沒有？小紅聞聽，在窗眼內往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索隱)佳蕙者，嘉惠也。太宗窺洪不死，必欲降之。

頌賞稠疊故曰嘉惠紀實也。因答說在家裏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牀上。笑道。我好造化。(索隱) 譏刺語。借佳蕙口中。形容而出。纔在院子裏洗東西。(索隱) 隱喻文襄拂衣上廬之事。滄拂皆取潔也。妙在正合粗使丫環的身分。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裏送茶葉。(索隱) 回映上文熙鳳之戲言。傳出寶玉之癡念。處處打動黛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索隱) 太宗賜文襄金銀衣物甚夥。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索隱) 此中含意兩層。一言太宗之賞多至不可計數。一言文襄之意高臥。佯不經心。你替我收著。(索隱) 全不自為政任人收受。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總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裏到底覺怎麼樣。(索隱) 降不降雨。念究有決定否。扣題益緊。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索隱) 絕粒多日。非藥不能挽回。小紅道。說那裏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索隱) 看官須知林姑娘藥中有人。參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索隱) 與前寶釵說寶玉口氣一樣。彼刺劉媪之求死而進藥。此刺文襄之絕粒而飲參。天下安有矢死不屈之人。至臨危時。肯輕嘗他人勸進之藥者。加以胡說二字。又特標混吃二字。可見文襄當日如絕口不入。或透而後嘗。便成萬世之名。寧入二臣之傳。惟以情不可卻。徑取入唇。明知則是無堅死之心。不知則適為自亂之賊。書中藥也是混吃的六字。若進文襄而語之一生大節。關頭全敗於此。恐不免聞而汗下矣。作者下語尖利。驚醒輕輕一句。直當得胡致堂史論數十百言。即事求之。乃知紅樓真春秋之筆也。佳蕙道。(索隱) 佳蕙又似言

佳人之惠文襄之不死孝莊之賜也。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索隱)文襄於崇德七年(即明崇禎十五年)二月被擒三月檻送盛京五月乃降中更七十餘日若果求死則首碎於柱者久矣惟文襄無決志故得延長至盛京時乃一意絕粒粒絕則死易故云不是長法兒譏其有苟延之意也是反刺語又懶吃懶喝的(索隱)是絕粒時形狀終久怎麼樣(索隱)死耶降耶必有一究竟窺其被擒之始則似不死窺其絕粒之頃則似不降故孝莊得以乘間試之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索隱)早死便留潔白之名故曰乾淨妙在亦是怨女口吻全用借口說話能如此針針見血真絕大神通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三話。(索隱)得天下共功名何必求死是勸降者必有之詞小紅道你那裏知道我心中的事。(索隱)恐早為太宗窺破矣不然何不憚煩至此固知公為假惺惺也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索隱)文襄內相外將久已獨當一面豈肯屈為人下滿廷當日芳草創經營事無紀律滿人專政文襄恐難與處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愿教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裏頭我心裏就不服。(索隱)借上回之事演出滿廷待遇滿漢臣之殊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索隱)滿廷當時頒賞以分論(分讀去聲)故有八分公之說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索隱)暗喻當時親貴用事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索隱)當是指剛林范文程一流人亦當日表表者文襄初來當出其下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裏去仗着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

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索隱）改節人口，吻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索隱）文襄初降，未始無李陵報漢之心。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索隱）可爲痛哭，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索隱）文襄降後，太宗賜第宅衣服器用甚備，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索隱）果然以清臣終，雖榮遇多年，然心中未必不自針刺，故曰熬煎。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索隱）妙在冷笑，妙在要說而又未及說，全留有餘不盡，只見一個未留頭丫頭走進來，手裏拿著些花樣子並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索隱）文襄心中花樣已一一描出，寫小紅是依樣葫蘆，說著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到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你，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裏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索隱）明示爲借筆書寫，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著我替他拿箱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著你，你還坐著閑打牙兒，我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著自己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嬷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裏去了？怎

麼打這裏來。李嬷嬷站住將手一拍道。（索隱）老嫗恆態描寫逼真。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什麼雲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裏聽見。可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麼。李嬷嬷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回不進來纔是。（索隱）既見宮廷非臣下所宜入。又見小紅情切。借探芸兒之來不來。巧思妙合。李嬷嬷道。他又不傻。爲什麼不進來。小紅道。既是進來。你老人該別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麼。（索隱）其辭若憾。其實深喜。李嬷嬷道。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來就完了。說著。拄著拐一徑去了。小紅聽說。便站著出神。且不去取筆。（索隱）有心相候。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站在那裏。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小紅擡頭見是小丫頭子墜兒。（索隱）墜言墜節也。小紅道。那裏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著。一徑跑了。這裏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索隱）前言沁芳亭。此當是沁芳橋。忽提蜂腰橋三字。大有可思。蓋言文襄之身事兩朝。其改節處僅在此蜂腰之細耳。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那小紅只妝著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卻好四目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扭身往蘅蕪院去了。（索隱）小紅注意賈芸。是亦有說。芸香草也。人參氣厚。味重。果有清香。與茶湯有別。文襄飲水而不辨。爲參豈未覺其香味耶。沁芳二字。意亦在此。加一沁字。尤見立澱齒牙。斷難含混。以文襄精細。烏能不辨。特心甘煎飲耳。生死惻烈之殊。全在此區區芳香之細。沁芳之亭。蜂腰之橋。皆言文襄改節之大。

其至要關鍵。卻在極微。以芸兒引動小紅見洪之爲香所誤而已。不在話下。這裏賈芸隨著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著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別翎一溜迴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五間小小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懸著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著。只聽裏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擡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閃爍。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裏。(索隱)又引到寶玉是乾清宮的布置。宗室懿親亦不能到。一回頭。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丫頭來。說請二爺裏頭屋裏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櫥。只見小小一張填漆牀。上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著家常衣服。鞞著鞋。倚在牀上。拿著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頭一張椅子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裏來。誰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偏偏又遇著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太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著。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裏和寶玉說話。眼睛卻瞅那丫鬟。細挑身子。長容臉兒。穿著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

細摺兒裙子。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裏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環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旁邊坐著。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裏。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著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裏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素隱示爲宮中有位號之人。是小琬未封前顏色。一面說。一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裏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明兒開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脚步慢慢的停著些走。口裏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裏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倒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手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

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中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裏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牀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牀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攔著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裏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就好了。只管這麼葳蕤。越發心裏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就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自院外。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是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著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裏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索隱)賈蘭本指豫王之子。此處卻似指王子之養於宮中者。否則指肅王子壽富爾。世祖頗加恩眷。滿人尚騎射。世祖亦善馬善弓矢。郎潛紀聞載上書房壁間。多有世祖習射痕。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著。順著脚。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卻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牕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索隱)蓬萊乎。黃熟乎。必

畫手製之香，絕非肆料可比，故口噴香。寶玉便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歎了一聲道：「鎮日家情思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索隱)意淫再看時，只見黛玉在牀上伸懶腰。(索隱)情態可想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麼鎮日家情思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裏妝睡著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著，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說著，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牀上，一面擡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餒，香腮帶赤。(索隱)是一幅海棠春睡圖，情態更可想，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道：「給你個櫃子喫呢。」(索隱)京師受人愚弄，謂之喫櫃子，蓋櫃實多朽敗易空，言無實也，市井無賴，以拇食兩指相激作聲，謂之打櫃子，皆俗語。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鵲道：「那裏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鵲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著，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牀？」林黛玉登時撻下臉來，說道：「二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面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

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牀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趕忙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這樣說。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著。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急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裏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催著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中還是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著手跳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裏肯出來。這麼快。焙茗也笑著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賠不是。又求不要難爲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爲求你早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

(索隱) 反映上回賈芸之事。見世祖爲人君父。亦借見薛蟠之粗。寶玉道。噯。越發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禽的。還跪著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索隱)尋常人家無此禮節。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索隱)當是三桂生辰。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裏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薰的暹羅豬魚。(索隱)賈進非上賓。不能得。你說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索隱)三桂在京時。朝廷

賜書之物。那豬魚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著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喫。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喫。(索隱)加一配字對實字說。須看明身分。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裏。只見詹光程日與胡斯來單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裏。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喫了茶。薛蟠便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座。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喫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著實好。上面還有許多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裏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裏寫了兩箇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箇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索隱)三桂武夫。必富貴極盛之餘。欲以書畫自娛。故恒有古董行人奔走門下。好識別字。或亦實情也。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菓銀的。正說著。小廝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

武將軍馮康之子馮紫英來了。(索隱)馮康當指馮銓洪承疇及李化熙一輩人馮馮也紫與紅相類即洪也康與熙可會意均順治初年在朝者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裏高樂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託庇康健。近來家母偶作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索隱)李化熙曾以母病請終養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出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愜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兔鶻捎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索隱)鐵網山指鐵嶺也世祖常獵於邊外諸臣必皆扈駕者也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月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了。偕們幾個人喫酒聽唱的不樂。尋那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喫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日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裏肯依。死拉著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教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著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

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這個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細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著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著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等著你。且高樂去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著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道：「昨兒哥哥到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著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是命小福薄不配吃這個。」說著丫環倒了茶來吃茶說閒話兒。不在話下。卻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裏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房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爛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閉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時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著。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

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性情。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麼。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索隱)晴娘嬌命耶。抑果有不令人見者耶。中寫寶玉與釵。總是恍恍惚惚。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己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到底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惱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索隱)與上文賈璉照鳳笑聲對照。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索隱)與書璉鳳事筆法皆同。大有含蓄。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世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朶。上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索隱)由沈魚落鴈中化出。妙在寫哀。正是花魂點點無情緒。鳥夢癡癡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是應稀。獨把幽芳出綉闌。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咕嚕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 本回共分四段，首一段由寶玉之病、敘及賈芸，因賈芸敘出小紅，專爲寫洪文襄降清之事，心思微細，筆墨刻入，非沈心細審，莫得端倪，然一疏證明之，亦正毫無移易。第二段寫賈芸到寶玉房中之事，不知暗指當時親貴何人，蒙世祖子輩蓄之，因得出入宮闈，得窺嬪御。第三段敘寶玉閒情，全借西廂暗逗，神情語言並雋，無怪公子傾心。第四段寫薛蟠生日前之聚會，既借以引出後文二十八回，又點明賈物賜人之事，且有唱曲人在坐，更可陪出琪官，可謂簡而不漏。末一段敘敘玉閉門夜話，致惱顰卿，此等不但宮廷，卽人家姬妾多人，亦必有之事，固不必一一指實也。此回又敘回順治年事，紅樓前後全無定序，讀者萬無以上回已言康熙朝事，遂疑此回不應說回，看紅樓固不得呆板也。

(護花評) 佳蕙說、寶玉說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笑、正要說話、卻被小丫頭打斷、妙極、若再議論短長、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亦不靈活、

(又) 小紅回李嬪說話、一是無心、一是有意、妙極、

(又) 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無意、

(又) 寫薛蟠識別字、活畫一個獸霸王、

(又) 馮紫英來而卽去、正是爲蔣伶伏線、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

去問著寶玉。又恐當著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尙望著門。灑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妝。紫鵲雪鴈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索隱)人情如繪。那林黛玉倚著牀欄。干兩手抱著膝。眼睛含著淚。好是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索隱)塵寫神情。有如目覩。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尙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式禮物。祭饒花神。(索隱)京師尙沿此俗。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謝。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索隱)宮中雅尙此事。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或用綾錦紗羅。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棵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裏繡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慙。一時也道不盡。(索隱)清季宮闈秘史中。所載與此相類。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衆丫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著。等我去鬧了他來。說著。便丟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著。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

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著。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擡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昔猜疑。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索隱）尋常蝴蝶。大不及此。太常仙蝶。色白而大。常飛入宮。書中當是指此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索隱）京師婦女。撲蝶獲之。往往生簪於髮。舞動久之而後斃。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索隱）當時衣袖尚寬博。故能納巾扇等物。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裏噦噦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索隱）若西苑瀛臺之製。四面雕鏤。桶子糊著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腳。往裏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著。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

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一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嚶，他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櫃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他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兒。若是到跟前，他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索隱) 雄才大略的，專好用這姦淫狗盜的人，玉釵一味籠絡人心，至此一大閃失，然能獨運機軸，推過於所欲擠之人，因而轉得小人之用，其心機更出姦淫狗盜之上。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裏紅兒的言語。他素日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怪東西。(索隱) 可見平日留心，引類樹黨，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索隱) 恐不能延譽增重，如今便趕著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索隱) 奸險，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索隱) 奸雄作偽，絕不示假笑，著叫道：「鞏兒，我看你往那裏藏。」(索隱) 毒極惡極，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趕，兩個人都嚇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裏了？」(索隱) 俗所謂倒打一扒，真善作用，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那河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裏蹲著弄水兒呢。」(索隱) 惟恐不中，小人所忌，故意做出竊聽的形狀，我要悄悄的嚇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索隱) 惟恐小人所忌，故意表

明不及竊聽的方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索隱）迫近一層別是藏在裏頭了。（索隱）又迫近一層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是鑽在山洞裏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索隱）想得起做得到說得出真是老奸伎倆。黛玉此時倒不是蛇咬一口却是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禍根伏此。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索隱）神情絕似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倒還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尅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著。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著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小紅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著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量了一回。見他生的乾淨俏儷。（索隱）小紅在賈芸眼中是精細乾淨。在寶玉眼中是俏麗甜淨。在鳳姐眼中是乾淨俏儷。可見是俊秀人物。有目共賞。說話知趣。笑說道我的丫頭。今兒沒跟我進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裏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裏的。鳳姐聽了笑道。嚶嚶。原來是寶玉房裏的。

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房裏桌子上。汝窯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裏頭牀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聽說。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著繫裙子。便趕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裏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裏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裏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裏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裏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著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裏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會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子。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索隱)掉換一中等丫頭大觀園中不足書之事。而書中特意注重且事前蓄勢者。為以小紅

之更事。兩主況老洪，身入兩朝也。一面說著去了。這裏小紅聽說，不便分說，只得忍著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裏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著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因我們二爺不在家，赴興邑去了。」（索隱）興邑是說王與京，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索隱）層層套搭，直一時爬梳不清，而小紅心地明白，口齒伶俐，居然一絲不走，詎元元本本，殫見洽聞，無怪鳳姐賞識，必欲得之。此事一在隱指當時諸王公貴人皆婚姻連屬，內眷往來，祕密乞情，放債無所不為，一在隱指文裏學問文才並時，無兩故太宗聞聲相慕，必欲生致，勸降期為所用。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呀呀，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說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拏著腔兒。」

啾啾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裏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著。我就問著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啾啾。就是美人了。（索隱）此可見從前閨閣風氣。若晚近則婦女粗橫。恐鳳姐見之不復作此語矣。說著大家也都笑了。李執又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很剪斷。說著。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嗤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趕著我叫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擡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錯認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聲。一個地啞。那裏承望養出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索隱）是鳳姐爽利口吻。又反嘲清人之得琬不是便宜。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府裏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總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執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

怎麼怨著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兒我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著奶奶。我們學些眉高眼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著。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眠。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錢花會。恐人笑他癡懶。連忙梳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不會。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鶯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屨。看那大燕子回來。(索隱)雅人深致慈悲腸。把簾子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索隱)宮中懸竹簾時均用木刻飾金蹲獅二具。置簾下左右。防風動蠅入。則移之簾角。阻其搖動。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沖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索隱)幸非羊公之鶴。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的。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

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我昨兒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怎麼逛去。城裏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擱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真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埭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百錢出來，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樸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來，我想起故事來了。那回穿著可巧遇見了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見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道：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踢拉襪，踢拉的，沒人看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沈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媽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著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

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但他忒昏。瞞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贖的錢。爲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著。只見寶釵在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體己去。我們聽一句。就使不得了。探春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索隱)此段瑣屑之事。爲證明寶玉與異母姊妹契合。又證明探春嘗議其母。頗自惱爲庶出。爲後文趙姜種種伏線。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裏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去了。明兒再問著他。說著。只見寶釵約著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著。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

那房裏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著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花滿天。紅銷香斷(索隱)紅字香字。仍是用世祖舊事。扣定宮中。有誰憐。游絲軟繫飄香樹。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亦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愁煞葬花人。獨把花鋤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爲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頭盡天盡頭。何處有香塚。未得錦囊收豔骨。一堆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如污淖陷泥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索隱)通首皆以花比人。喻董妃之未久卽死。紅顏老三字。喻妃死時。年已三十餘矣。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全無實事。不過前半寫寶釵之險。嫁禍黛玉。爲得婚根本。可見董妃當日清超絕俗。斷不能盡得宮人之

心因羣小騰謗造言致失后位而世祖繼后又多方籠絡反間其間且爲孝莊內親故得正位本回寫小紅怕黛玉聞知却偏逢寶釵口中之黛玉其脚恨可想而知寫此之後便緊接寫鳳姐欲得小紅而用之此後黛玉之失婚由鳳姐主持者半雖小紅之事不多敘及而暗中掣釵毀黛不言可知矣董妃宮中情形當亦類似其不得爲后或老洪主持其間耶前半回寫此後半回便寫黛玉葬花詞句是花落人亡之感意殆爲董妃死機全伏於是亦史家探源記事法也或謂寶釵自奇緣巧合之後有身因撲蝶墮胎故止而不撲小紅墜兒其確喻也按本書所寫皆宮廷隱事繼后或曾有胎不育事亦或然本是宮中嬪御其受身無足奇也因無實證故不註及

（護花評）探春做鞋一段話是於閒中描補趙姨之妬鄙

（大某評）賈雲與小紅之事寶釵聞之潘又安與秦司琪之事小紅見之可知園中奸淫狗盜之輩非一人也餘但不覺察耳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裏兜的花撒了一地（索隱）不過是借花比人因此作識爲情僧悼亡出家張本在書中屢見不一見而敘述如此妍媸如此淡雅實非

尋常小說家所能。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索隱) 善談名理。全從蒙莊得來。後世如蘭亭感逝諸作。均不能如此深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索隱) 暗指清涼山下。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索隱) 卜世卜年。終歸於盡。情僧懷抱中。全不作一世至萬世之癡想。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時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很心短命。剛說到短命二字。忙又把口掩住。長歎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裏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石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住。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擦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歎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索隱) 此兩言。針對小宛面而俱說。得去就宮中。言始必願充下。陳後或恃寵而驕。多曠少喜。以至於不懂而死。此言譏之是也。就如皋言兩情融洽。比翼九年。至

危急時以死自期。若或可信。乃一朝改節。頓負前盟。持此兩言。贈之亦足。令琬娘發願。作者特借寶哥情急中發出。亦縱橫家反激一法。可謂靈妙。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著頑笑。憑我心愛。姑娘就拿去。我要吃的。聽見姑娘也要吃。連忙收拾的乾乾淨淨收著。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牀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想到。我心裏想著。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裏。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索隱)不是反賴。要了是借端表白。意深詞曲。極妙。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索隱)世祖兄弟十一人。姊妹行尤衆。順治朝書長公主下嫁者多矣。然與世祖均不同母。故書中特描一句上回與探春絮語。正爲此結穴而設。故所言均嫡庶出之事。無非借況世祖之爲獨產而已。若寶玉則元春固在。何云獨出。非作者有誤實處。處發人省耳。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我冤無處訴。說罷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著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著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我就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

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託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來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便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同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倫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著。抿著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到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著。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疎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索隱)天王言皇帝也。補心言一心已爲

妃子攝去不復能理他事。須爲補也。與後來寶玉夢中失心事相映均暗刺語。王夫人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索隱）亦微照出家事。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槌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槌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索隱）董妃多病。世祖百萬不惜之時。或有以三百六十金爲配丸劑之事。當時太醫內府浮開冒領。其事可知。作者特地敍出此層。必亦逸聞所在。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四足龜。大河首烏。千年松根。伏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算爲奇。只在羣藥裏。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索隱）其朝涉之脛。耶抑賢人之心。耶妙在不說出。可令人思。前年薛大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索隱）內府禁方。多有外間不傳者。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一二三年。花有上千兩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著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裏說著。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著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著羞他。」（索隱）搖手畫臉。純是家庭女兒情態。作者每寫一真事。便用許多筆墨。故騰閃故令人不覺。鳳姐因在裏間房裏看著人放

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過後來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鉢乳了麪子呢。」（索隱）借寶玉口中說一半，又借熙鳳口中說一半，卒成畫妃常服之藥方。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索隱）用許多陪筆在內，說得生龍活虎，使讀者轉不注意於藥方，作者真心比比千多一竅矣。說太陽在屋子裏呢。正經按這方子，那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裏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妝裏的頭面拿了來纔好。（索隱）此層恐是當時所重。如今那裏爲這個去創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索隱）此層恐是陪筆。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索隱）京師婦女遇驚奇或稱心事，開口大都此語，是滿人重佛及明時閩人佞佛之流傳，不當家花拉的。（索隱）太平閒人註謂北人俗語，以輕慢造孽爲不當家花拉，非也。花拉二字，大約是金元的舊語，有衆多凌亂之意，或云碎物之聲曰花拉，噓嘈雜也。當家是主持家務，不當家花拉，言無當家之紛亂嘈雜，喻不要緊之事也。因此凡無責成無關係，不急爲不必爲之事，均可通用此語。就是墳裏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屍倒骨的，作了藥也不靈。（索隱）世祖仁厚，未必肯爲此事，然而城中廣眉四方一尺，但令人購覓，則一時青小之徒，未必不甘犯法，竊墓伐棺，以圖厚賞，當時必犯法者衆，故作者特借王夫人指斥及之。

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著我撒謊不成？臉望著林黛玉說，却拿著眼睛瞞著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著我。王夫人也道：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緣故。寶姐姐先在家裏住著，那薛大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這裏頭住著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纔在背後，以爲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著。見賈母房裏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扶了那丫頭走。那丫頭道：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僮們走。我先走了。說著便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著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著吃齋。（索隱）世祖好佛，必常隨孝莊齋素，故有此筆。說著，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著林妹妹走一躺。他心裏打緊的不自在呢。（索隱）偏從寶釵說出，似勸寶釵。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著，二則也記掛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懨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著，蹬著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索隱）鳳姐均是佻爽驕秦形狀，看著十來個小廝們，挪花盆兒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

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索隱)寫寶玉纔是欲急反緩。到了房裏。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妝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上用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么。又不是帳。又不是禮物。怎麼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明白就罷了。(索隱)寫鳳姐藏頭露尾之事甚多。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裏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麼。(索隱)補要小紅。寶玉道。我屋裏的人也多得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麼著。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著。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索隱)又是與賈蓉一類。均留不盡之詞。令人尋味。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著。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了飯。賈母因問他跟著你娘吃了什麼好的。寶玉笑道。我倒多吃一碗飯。因問林姑娘在那裏。賈母道。裏頭屋裏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灣著腰。拿剪子裁什麼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麼呢。纔吃了飯。這麼控著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便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綢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擡。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索隱)針鋒相對的是可兒。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麼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索隱)小玩鉞神曲。聖無不精曉。黛玉笑

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剛纔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裏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索隱)前一句是重寶玉。此一句是對寶釵。恰合極妙。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去罷。(索隱)讀宮幃秘史。知宮人常陪侍孝欽后。爲八仙過海之戲。可見國初孝莊亦必樂此。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著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吃了你。(索隱)寶玉恐黛玉不懂。故喚走寶釵。而黛玉卻更著腦然不說寶玉。却借遙與釵語。譏彈寶玉之愛護。真是靈心慧性。不知作者何以能知婦人心腸深微至此。說著又裁。寶玉見他。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他裁的。黛玉見問了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關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撒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天的話。便說要衣裳去。就自己往書房裏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裏住著呢。(索隱)指駐西苑。常不在宮。跟他的人都在園裏。你又跑了這裏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著一徑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裏。寶玉換了。命人備

馬。只帶著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一徑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則見薛蟠已早在那裏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索隱)出蔣玉函說見提要。錦香院的妓女雲兒。(索隱)國初有蘇妓雲兒爲滿洲功臣妾。後夫死身殉者。或指此。大家也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有推託。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卽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著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體己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罈。何如？」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索隱)指釵黛亦情僧當日實況。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索隱)實情。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索隱)恐有滿漢之分。想昨宵幽期私定在茶藤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拏。拏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索隱)卽前夜不開門的公案。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寶玉擎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卻要

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原故。說完了要飲門杯酒。而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罷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裏就醉死。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老大守空閨。(索隱)指靜妃。梅村詩所謂金屋有人空。老大者是也。女兒愁。悔教夫壻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妝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薛蟠獨揚著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於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嚙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挨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索隱)通首說小婉念舊的情形。

唱完。大家齊聲喝采。獨薛蟠說無味。寶玉飲了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女兒喜。頭胎養個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妝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裏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索隱)通首指情僧之恩遇。琬妃、琬妃之嬌。曠太過。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聲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雲兒便說道：女兒悲。想來終身倚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嘴。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裏。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豆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蟲兒往裏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索隱)豔詞似無所指。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要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銅鈴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繡房鑽出個

大馬猴。衆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說著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詫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玳瑁往裏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薛蟠道。愛聽不愛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呢。(索隱) 哼。哼。韻。哈哈。腔。皆北鄙市井之歌謠。至今猶有存者。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罷。(索隱) 免。罷。(索隱) 免。罷。(索隱) 免。罷。

彼薛蟠粗俗。無不令人發笑。妙在不多著語。倒別就誤了別人家。於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索隱) 指出家。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真和合。(索隱) 指再嫁。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是活神仙離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鳳鸞真也巧。(索隱) 似指世祖繼后。封后時年方及笄。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敲。別銀燈同入鴛幃。俗。(索隱) 無非映妻襲人之事。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付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都依了。令完。薛

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不得了，不得了，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說起寶貝來？蔣玉函等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索隱）特點襲人，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著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著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緣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索隱）雲兒可人，衆人俱避不肯語，雲兒告出甚妙，可見亦一留心寶哥家事者。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著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裏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索隱）琪，其王也，與寶玉所說者同是一人，他如今名馳天下。（索隱）豈有俗界大王之號耶？因暗指帝王，故曰天下馳名，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會，便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略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裏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索隱）揭明貢物，可見身分。夏天繫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索隱）此暗指小婉遊金山時服西洋布退紅輕衫，所謂薄如蟬翼，潔比皚皚者是也。昨日

北靜王給的。(索隱)辟臺得西洋布於畢時西先生。故此曰得之北靜王。北靜王與琪官寶玉三人實一人也。西洋布爲冒子定情之物。此特移之琪官。非誤用。蓋言他日改嫁。卽此服外國貢物之人而已。琬衣以退紅爲裏。故曰茜香。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請二爺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著。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著二人道。放著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麼。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食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裏丟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索隱)偏說大紅。全不著迹。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那條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裏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我的東西。給那起混帳人也難。爲你心裏沒個算計兒。再欲說幾句。又恐惱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自己腰裏呢。(索隱)與紅絲繫足一類。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就解下。說道。我不稀罕。這行子趁早兒拿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勸解。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

來。擲在個空箱子裏。自己又換了一條繫著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是我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索隱)通是子虛設境。不必實有其事也。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著衆位爺們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著命小丫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索隱)紅麝香珠。至今京市有售者。初出宮製。非上賞不易得也。鳳尾羅二端。芙蓉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別人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索隱)宮人進獻頒賞。均用如意。每有大典。則市肆如意一空。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同寶姑娘一樣。(索隱)一說。舊本紅樓寶釵係元妃之命。指婚寶玉。其說亦通。蓋世祖冊后。本奉孝莊之命。或受賞較異他人也。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緣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著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裏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躺。說著便叫了紫鵲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

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鵲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著罷。寶玉聽說。便令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裏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趕上去說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索隱) 暗刺小宛無正位宮中之命。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索隱) 封后用金冊玉寶。故有金玉之說。草木指千里草。全是暗用。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去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裏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很知道你心裏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索隱) 妃年長后年幼。情僧愛后不及妃。故云。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你圓謊。爲什麼問著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麼樣了。正說著。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妝看不見。低頭過去。(索隱) 寶釵心目中。無非看二人動靜。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一回。(索隱) 句中有眼。所謂浸潤膺受者是也。然後到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裏。寶釵因往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和尙給的。等日後有玉的結爲婚姻等語。所以總遠

著寶玉。昨日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裏越發沒意思。幸虧寶玉被一個黛玉纏住。心心念念只記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索隱)何嘗不理論行將及矣。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瞧你那香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著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淨。不容易褪下來。(索隱)滿人豐澤者較麗。世祖繼后當是環肥一流。寶玉在傍邊看著雪白的臂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索隱)意淫。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媚風。流不覺就呆了。(索隱)后之愛幸。或由見臂而始。宮庭中往往有此類傳聞。或謂小琉璃白。似此處所寫非是。寶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索隱)癡如木鷄。似戲劇中忘神情態。寶釵見他呆了自己。倒不好意思。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黛玉登著門檻。嘴裏咬著手帕。笑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風口裏。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裏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鶻鷹。寶釵道。鶻鷹在那裏呢。我也瞧瞧。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裏。說著將手裏帕子一拋。向寶玉臉上拋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噯啲了一聲。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亦鋪敘閒情。微有映帶。在本事爲零金碎玉。在書中爲正面中鋒。言情之文。以此數回爲最豔。自首句起。至遂都到前頭來了句止。爲第一段。歸結上回葬花。並解釋一宵之憾。語言懇摯。真非深於情者不能。是爲黛玉第一

次著惱，自王夫人見了黛玉句起，至我死了也罷了句止，專爲寫寶玉的藥方，試思寶玉不行醫，安有藥方，且說來似體似真，寶玉在母前，似不肯故作此說，作者本意，蓋欲明世祖愛護董妃之至，尙方藥物，匪僅不惜其費，抑且不憚其勞，雖尋墳塚古珠一層，當時有無其事，已無記載，可考，然讀梅村讀史偶述第二十六首云：潤園千畝送，質籥嫩籀，內青道正，長夜半，火來知走馬，尙方藥物待新蠶，則是方中用竹採自遠方，其眷妃之切，選藥之精，幾與南海荔枝相等，由此例彼，則尋珠一事，必亦當日有聞，作者乃確然道出，並及丸方之價，因正文無多，全用當時小小聞見作襯，而筆端神妙，說來足令解頤，此真寫生手也。世祖嘗陪齋饌梅村詩，亦有此讀史偶述第二十七首云：新設椒園內，道場雲壇齋供自焚香，大官別有伊蒲饌，親割鸞刀奉法王，書中間情映帶，點綴生新一二，敵人千百矣，段中夾敘寶玉不與黛玉行，且與寶釵背語，爲黛玉所聞，重言者，再是爲黛玉第二次著惱，自寶玉外來外面句起，至不必等我罷了止，爲第三段，專敘蔣玉函贈茜香羅事，爲後來襲人再嫁伏根，內中亦映帶小琬一二故事，使人知書中所不滿意於襲人者，卽在琬也，況情僧好色，瓊緞並陳，當時或有供奉之優伶，如梅村集所稱王郎之流，得蒙天眷者，書中常寫，亦必有其人可指也，自襲人道句起，至末句止，爲第四段，專寫寶玉移愛及釵，若專就書中而論，自奇緣識鎖以後，已一往情深，豈以此時爲始，然所含本事，則識鎖一段，爲幸豫王邸讞劉妃之事故，釵以淡裝，此處一段，爲在宮中眷戀后之事，故釵膺慈賜人同事異書法，因而不同，讀紅樓者，須一部合看，又須各段分看，卽事求之，其隱自見，段末復歸入黛玉之打獸雁，酸意盎然，是爲第三次小小著惱，通體四段，仍聯一氣，章法亦清。

（護花評）黛玉處處不放寶釵，寶釵處處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兩樣做人。

(又)寶釵冷香丸是自己細說、黛玉丸方是寶玉誑說、遙遙關照、

(又)寶玉說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卻被黛玉聽見、借端譏諷、可見黛玉先走、並未徑走、原有心等寶玉同行、作者於後文描出前情、既省筆墨、更爲得神、

(又)酒令各曲、俱有情關照、惟薛蟠所說所唱、村俗可笑、酒底亦不說、描畫猥蕩王粗蠢、文筆亦變換不板、

(又)蔣玉函於酒令中、無意說出襲人二字、松花汗巾、玉函先已束腰間、大紅汗巾、夜間寶玉又繫襲人腰裏、姻緣固有前定、伏筆構思甚巧、

(又)元妃節禮、寶玉與寶釵一樣、不但買母屬意寶釵、卽元妃亦同有此心、

(又)寶玉見寶釵肌容發默、呆看、是鍾情亦是意淫、

(又)黛玉咬帕暗笑、想見已在門檻上偷看多時、

(又)順手敍出鳳姐要小紅、前後血脈貫通、

(大某評)寶玉寶釵一樣禮物、願自椒房、只算敍賜爲夫婦、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拋了來、正礮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著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爲寶姐姐要看獸鴈、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著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清醮的事來、(索

隱)清虛觀疑是元妙觀之隱稱。白雲觀道士多爲王公替身。自國初卽盛約著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裏涼快。兩邊又有樓。僭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趕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閑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得很了。家裏唱頓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既這麼著。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敢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裏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著。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索隱)撇開王夫人。以示所隱非王公福晉之事。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裏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以。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索隱)后妃尙有應行典禮。惟宮中婢女。非及年不得出宮。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索隱)自五月初一以至初五。都人均謂之毒日。凡事不利。至十五猶然。百事均忌。惟宜齋禳等事。宮中尤重視之。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

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五月初一日。乃月之首日。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索隱)非太后不乘。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索隱)此隱指關防主位之有貴爵者。轎不言色。大抵色黃。故後有鵝黃緞子之說。疑似補筆。清制。太后帝后得乘鵝黃轎。妃以下乘杏黃。杏黃色較深。鵝黃色非至尊及神佛不得用。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璣八寶車。(索隱)黃圍綠圍車。亦視爵而差。此隱指主位之爵之稍次者。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索隱)此隱指公主郡主之制。凡公主郡主例得乘朱圍車輿。此特就迎春姊妹言之。可知與宮嬪有別。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鵲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著大姐兒另在一車上。(索隱)此一段極力鋪敘宮眷婢女之多。當時慈寧乾清兩宮中人。大抵在百人以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嫗嫗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們。墨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索隱)康熙初年。竭力裁減。而乾清一宮。女侍婦嫗。尚有一百三十餘人之多。合之他宮。可知順治朝。可知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尙未坐完。(索隱)此等文法。純從太史公得來。不必摹寫鹵簿之如何盛。扈從之如何多。車轎之如何鱗次。而其像自呈。而近人小說。疊牀架屋書之。反覺可厭。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

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招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砸了我的扇子。咕呱。說笑不絕。(索隱)口吻神情逼真逼肖的是長日閨門不見天日之青年婢女出門歡笑情形。雪芹閱之家見之已稔。故能推想及之。近日小說家力描情態。全不合格。故清真二字最不易得。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索隱既用走來復用過去二字何意。可見本在遠處繞越而近人多擁擠。不言自見。此等處可見文家真本領。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索隱)口氣神肖。想見管家婆大言諷誚。衆人敗興的情形。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了。(索隱)或一時聲低語歇。而車多人衆。插坐需時。語聲仍不能遽絕。確有此理。故加說了兩遍四字。不是說諸賢之不遵規矩。是說多人之不易照料。全寫闈宮出游之熱鬧。本罕有事也。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索隱)其長可知。帝后非遇大典不用鹵簿。而羽林之衆。王公扈從之多。已足綿互數里。寶玉騎著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索隱)警蹕駕出。行人應驅帷幕之外。此渾言之。示不能照常行走而已。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旁迎接。(索隱)應是跪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索隱)應至佛殿降輿。孝莊敬佛。故從謙禮。全是紀實。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攙。(索隱)鳳姐真能得人心。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著剪筒。照管剪各處蠟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裏。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裏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

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打。(索隱)非后妃用關防。無論何等貴人。俱不能禁止本廟人出入。況是幼童。全是寫宮嬪入廟的情景。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翦燭花的。沒躲出來。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著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裏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著他。倒怪可憐兒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著。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著燭。跪在地下亂顛。(索隱)顛是恆情。跪是特制。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兒的。又向賈珍道。珍阿哥帶他去罷。給他錢買菓子吃。叫人別離爲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裏賈母帶著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臺磯上。(索隱)此處之賈珍。是當日值班之御前王公。不能定爲何人。因問管家在那裏。(索隱)王府護衛之首領。名曰管家大臣。故賈珍呼管家。非如尋常人家。以管家爲尊稱。用以呼他人之僕。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著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裏地方大。今兒啗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裏罷。使不著的。打發到那院裏去。把小么兒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著。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

也都出來。一個閑人不許到這裏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裏跑了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裏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便有個小廝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著他。那小廝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著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璉、賈瑞、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下來。（索隱：此一段確是清室親貴中人行徑。父子兄弟外。觀禮貌極嚴。其實極寬。隨駕當差。更形慎重。故賈璉亦循循執弟子禮。）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著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裏。告訴你娘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老太太快來伺候。（索隱：王公福晉應來助禱。寫得如此慎重。斷非尋常伯叔祖母行之禮。全是說太后游幸。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捆著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廝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騎馬去了。）（索隱：純是王府哥兒的行徑。上文賈母稱阿哥。尤見爲天潢貴胄。阿哥二字。非皇子不得稱。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頭裏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裏。我只在這裏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索隱：是指爲睿王替身。榮國公即從睿王名袞字上化出。當初入關。重佛殊甚。

至尊王公均有替身出家。至乾隆朝此風未替。睿王替身即元妙觀之老神仙也。曾經先王（索隱）先王二字著眼。是王非皇。不得疑爲太宗替身。緣太宗未嘗入關也。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索隱）是睿王賜呼。如今現掌道錄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真人（索隱）是世祖親政後加封。故用當今二字。現今王公藩鎮都稱爲神仙（索隱）其喧赫一時。較光緒朝白雲觀道士勢力尤大。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府裏去的。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笑道。俗們自己。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鬚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著。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來。賈珍忙去攙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裏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託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別的倒罷了。只記掛著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裏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賈母說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裏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兒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歎道。我看見哥兒的這箇形容。身段。言談。舉動。

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槁子說著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索隱)此時睿王已死，故替身與太君對泣，全爲反襯歸省所隱一段文章。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索隱)忽念故夫却從替身引出處處是逼寫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趕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索隱)陪一筆不單又見張道士倚老自尊之態說畢又呵呵大笑道。(索隱)一副急淚易放易替身之哭本無真痛是反襯對面之人。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著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知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下纔敢向人家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裏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隨聽著。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索隱)都門僧道往來貴家無非媒妁苞苴之事。況此間特用提親一層。直至下回方見結穴。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索隱)提明鵝黃緞子足見是帝后恒用之品。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裏。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著。待我取來說著。跑到大殿

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著大紅蟒緞經袱子。（索隱）特提大紅蟒緞。可見鵝黃緞。非所恒用。或因為先王替身。特有表異之處。如江南和尙。因聖祖一撫繡龍於肩。與人祇一臂為禮。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裏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著。張道士道。手裏不乾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倒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為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拔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卻不為化布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道來的道友。並徒弟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著。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著小道是八十歲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偷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令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著。捧了出去。這裏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著。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託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麼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願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當著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

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裏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豈不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麼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著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要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倒糟蹋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成就散錢與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裏賈母與衆人上了樓。正在前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索隱)隱喻睿王開國。第二本是滿牀笏。(索隱)隱喻睿王功成。一門貴盛。猶得夫婦齊眉之樂。賈母道。這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是南柯夢。(索隱)功名富貴。霎時消滅。隱喻睿王之早死。革爵。賈母聽了。便不言語。(索隱)隱喻中孝莊之痛。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著。申表焚錢楮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著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的玉帶上。用手翻弄尋撥。一件一件。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點翠赤金的麒麟。(索隱)此兩回書全用麒麟點醒。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

東西好像是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索隱)史家舊物故眼熟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索隱)小字大有文章讀者須牢記勿忘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裏去住著。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他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索隱)誠然寶釵聽說便回頭。妝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裏。一面心裏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也就留著這件。因此手裏揣著。却拿眼睛瞞人。(索隱)神趣俱備只見衆人倒都不理。惟有林黛玉瞅著他點頭兒。似有讚歎之意。索隱寶姑娘亦何嘗不留心寶玉不覺心裏沒意思起來。又掏出來向著黛玉趣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著。到家穿上你帶。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著。說著。又揣了起來。剛要再說。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什麼。我不過沒事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索隱)馮銓等一輩人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裏打醮。連忙預備豬羊香燭茶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趕過正樓來。拍手笑道：噯。我却防這個。只說偈們娘兒們來閑逛逛。人家只當偈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曾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了。馮家兩個未去。接著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索隱)順治初年趙布泰趙開心

諸人曾爲侍郎、統言、諸二臣之善、逢迎工於滿族。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母打醮。女眷都在廟裏。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牆也是動土。已經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爲什麼緣故。(索隱)其緣故恐似世祖不悅睿王。故用寶玉不願見張道士作襯。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裏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裏做什麼。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裏因想道。別人不知道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沈下臉來說道。我自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我了。那裏像人家有什麼配得上的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麼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爲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重找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麼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

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著急。又自羞愧。便戰戰兢兢的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裏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來那寶玉有一種下流癡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癡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卽如此刻。寶玉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裏只有你。你不能爲我解煩惱。反來以言語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裏一時一刻皆有你。你心裏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裏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裏想著。你心裏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起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著急。可知你心裏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著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却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多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裏又想著。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已失了。殊不知

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叫我近你。竟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此皆是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盡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裏乾噎。口裏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頭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很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勞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著。紫鵲、雪雁等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趕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麼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眼眉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著他的手。笑道：「你和妹妹拌嘴。不犯著砸他。倘砸壞了。叫他心裏臉上。怎麼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著。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裏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鵲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溼。雪雁忙上來搥。紫鵲道：「雖然生氣。姑娘倒底也該保重著。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鵲。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餒。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

不該同他較量。這會子的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裏想著。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著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著寶玉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曲。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鵲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搨著。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就剪。襲人紫鵲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橫豎我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裏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吐大哭。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鵲。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鵲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鵲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麼你們不小心服侍。這會子鬧起來。却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著。還是

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纔平服。（索隱）此一段文章，精微曲折，描寫寶黛之情，愜並及襲紫二人之情，愜深深款款，愈入愈深，非慧心人不能知，亦非大手筆不能寫。妙在是空中樓臺，並與所隱無干，必多演言情之文，方能使閱者心迷目眩，視為書中正文，不暇向底裏一層索解，故能瞞過多人。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裏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裏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溼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裏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因為是昨兒氣著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穿了他纔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裏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索隱）此言贈情僧妃子也可，贈薛強小琬也。可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厭這口氣，自己抱怨著也哭了。這話傳入寶黛二人耳內，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話。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潛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卻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麼？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

裏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賠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專爲回映十七十八兩回。寫蓉王死後。孝莊追念的光景。書中雖言禱福。然就清虛觀替身道士設醮。未必非作冥事。蓉王卒在冬間。此言夏間。或非生忌等日。至孝莊果否有遊觀寺廟之事。今不可考矣。此回重在此事。下半段則演寶黛閒情。無甚關係。然在書中卻是正文。此書非此數段寫情人。便不欲讀。故閒筆亦不可少。

(護花評)寫鳳姐打小道士。賈母安慰小道士。恃勢厚道。兩相對照。

(又)寫張道士說話舉動的。是一個有體面的老道。又是榮國公之替身。最妙處是說寶玉形容舉動。同國公一樣。流下淚來一段。此老道才能不可及處。

(又)張道士用盤送符。請寶玉通靈玉給衆道看。中間夾寫鳳姐戲言。不但靈活。且即借伏鳳姐短命。

(又)神前拈戲。第一本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事。是初封國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是滿牀笏。是現在情形。三本南柯夢。是後來結局。故賈母默然。止演第二本。

(又)寶釵金鎖。已惹黛玉妒心。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張道士說親。黛玉安得不更妒。真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

(又)黛玉說寶釵留心人帶的東西。有意尖刻。寶釵妝妝聽見。亦非無意。只是渾含不露。

(又)寶玉碰玉黛玉吐藥寶黛襲紫四人無言對泣描寫鬧情形既真切又有孩子氣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齋癡及局外

話說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鵲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僭們也不知道的爲那玉也不是鬧了一兩遭了黛玉嗔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鵲笑道好好的爲什麼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鵲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鵲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曬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裏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著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爲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太好了紫鵲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裏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著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牀上哭那黛玉本未曾哭說是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滾下淚來寶玉笑著走近牀來道妹妹身上可太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牀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見倒像知僭們又拌了

嘴。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偕。們。那。時。節。豈。不。偕。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著。你。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著。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黛。玉。心。裏。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叫。別。人。知。道。偕。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從。今。以。後。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裏。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尙。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姊。姊。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尙。明。日。我。倒。把。這。話。告。訴。人。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噴。一。聲。幸。而。屋。裏。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噁。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逼。得。臉。上。紫。漲。便。咬。著。牙。用。指。頭。很。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著。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歎。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裏。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歎。自。泣。因。此。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黛。玉。雖。然。哭。著。卻。一。眼。看。見。了。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著。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裏。一。捧。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捧。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黛。玉。一。雙。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

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玉將手捧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還這麼涎皮癩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裏怨天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著手哭的。昨兒爲什麼反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著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麼。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著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及至我到那裏說和。誰知兩個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的。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腳。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裏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裏。那寶玉一言不發。挨著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去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兒閒了。姐姐替我分辨。分辨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

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趂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體胖怯熱。(索隱)借口說出體胖怯熱四字可見世祖繼后必厚重一流與董妃相較一南一北一纖一穠。君心自舍環而取燕。故董死而世祖遜荒矣。此等處皆是特筆並明以楊貴妃作比是叫醒處。至此下敘寶釵之怒。則因貴妃二字非常人可擬。故有意騰開作者記事記言如蒼鷹擊兔一擊便遠。讀者須注定眼光看他處處落實。卻處處躲閃。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著。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來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著許多人。更比方纔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趂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著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黛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這個叫負荆請罪。寶釵笑道。原來這叫負荆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荆請罪。我不知什麼是負荆請罪。(索隱)世祖非董妃不懽。偶有譴責。或加激慰。書

可當有可指實之事，今不傳矣。後文寶玉踢襲人一腳，疑與得罪黛玉本是一事，作者故分寫之，或董妃特寵，世祖激怒時，偶傷以足，旋悔之，事無可證，以書中之例求之，可得八九。一句話未說了，寶玉黛玉二人心裏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麼大熱天，誰還吃生薑呢？衆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故意用手摸著腮，詫異道：既沒有人吃生薑，怎麼這樣辣辣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笑收住。別人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一笑。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便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著人說呢。寶玉正因寶釵多心，自己沒趣，又見黛玉來問他，越發沒好氣起來。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著氣，無精打彩，一直出來。（索隱）伏動氣之根。誰知日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著手，到一處，一處鴉雀無聲。從賈母這裏出來，往西邊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到天熟，午間必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裏拿著針線，卻打盹兒。王夫人在裏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旁邊捶腿也。也斜著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兒抵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

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裏帶的香雪潤津丹(索隱)名色甜豔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裏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索隱)情態動人寶玉上來便拉著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僭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裏有你的只是有你的(索隱)此俗語也簪入井則有泥泥你同音故借以相譬京人所謂調坎也金釧此語實爲後來跳井之兆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裏拿環哥兒和彩雲去(索隱)這段當又是敘康熙朝太子允禔之事太子被廢實以有驪姬之戲爲聖祖所知故於行在幽繫不及到京而發後頗悔之乃復立之爲太子復立未久故惡復萌故終於幽廢當時聖祖有暴戾淫亂難出諸口之諭又諭滿州各官曰朕歷覽書史時深儆戒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亦不令姣好少年隨侍左右守身至潔毫無瑕玷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懣等語可見太子所犯以淫亂之罪爲多有難出諸口一言又可見世傳上戲宮嬪之說不盡無據近日有人記南陽女俠一則頗載此事而清祕史則以此事係之高宗且謂妃爲太后所縊死轉世爲和珅其一是二無從辨析書中金釧令寶玉捉賈環則是兄弟之禍所由始以後三十三回考之寶玉之被笞由於賈環說金釧事可見此段所書仍允禔之事蓋允禔輩日伺其隙以告聖祖故致被廢書中特繞賈環一筆正爲示例蓋謂與上回五鬼之事同一人焉而已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著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煙去了這裏金釧

兒半邊臉火熱。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所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去。(素隱)白老媳婦當是正白旗下婦女。宮中所用之婢。大抵皆下三旗充之。正白其一也。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著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蹲在花下。手裏拿著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上掘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呢。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到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卻辨不出他是生日淨丑。那一個腳色來。寶玉忙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會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了。又認

不得這個是誰。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嫋嫋婷婷。大有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癡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點一鉤的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裏用指頭按著他方纔的規矩。寫了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索隱以下隱范承謨畫壁記事。在疑筆中。點出作詩填詞四字。正是所隱的正文。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著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這裏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裏面的原。是早已癡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索隱)三年中著詩文不少。有稿行世。外面的不覺也。看癡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著簪子動心裏。卻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的大心事。這麼個形景。外面他既是這個形景。心裏不知怎麼熬煎呢。(索隱)承謨自序云。約計七百餘日之中。著舊日衣帽時。歷寒暑。重未更換。蟻蝨蚊蠅。恣其攢噬。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盃。便可終日。又云。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求死不得。云云。均是熬煎實況。書中借言情中。僅僅著此兩語。以道其實。餘俱無痕。看他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裏。那裏還攔的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涼風過來。颯颯的落下雨來。寶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溼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個身子如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

此段水滸尤極閨房兒女之樂事，安得不令人貪看。寶玉見關著門，便用手扣門，裏面諸人只顧笑。那裏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上響，方纔聽見了。料著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著門縫兒瞧瞧。」瞧可開，就叫他淋著回去，說著便順著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襲人見了，又是著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那裏知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裏跑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裏要把關門的踢幾脚，方開了門，並看不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擡腿跌在肋上。（索隱）此事疑即前負荊請罪之事，作者特分寫於黛玉襲兩人，便不著迹。襲人啞啞了一聲，寶玉還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我取笑兒了。」口裏說著，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啞啞是你來了，踢在那裏？」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著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著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著，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之大小好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這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

事。他們是熬皮慣了。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原打量是他們踢了下子。噉噉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肋上疼得心裏發惱。晚飯也不會吃。至晚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噉噉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夜間聞得噉噉。便知踢重了。自己下牀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牀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噉噉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裏噉噉。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臊子裏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看。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索隱)恐是實事。故至尊追悔。問醫請罪。與上回配藥事宜亦相連。書中好用倒裝寫法。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書共分四段。而所說只三事。蓋首一段與末一段實一事也。首段自話說黛玉句起。至無精打彩一直出來句止。全敘寶玉賠禮之事。寶玉向黛玉賠禮數見不鮮。人情之常。亦何足異。而書中此段特意注重。先從襲人口中勸其下氣。又從紫鵑口中疑其上門。中間又從鳳姐口中言其對賠不是。末後復從寶釵口中。譏其負荆請罪。小小一事。而寫得如此密密層層。虛虛實實。有來原有去委。有正擊。有旁敲。若甚以此事為可異。可記也者。由今思之。殆世祖偶斥董妃甚或有足踢之事。見妃吐血。乃大惶恐。加意撫慰。有類負荆三郎之去。玉環有待。獻髮而解。崇禎之疎。田侍

必待周后轉圜從無長門之怨未深輪臺之悔遠現怨艾引過有如此者此作者所以借黛玉一書而以襲人被傷事補其原委也首尾同敝一事書中此例頗多融會而貫通之掌上螺紋絲髮可見又標目之首一句曰寶釵借扇機帶雙敲之意不但寶釵云然作者亦隱以自表寶釵注重嬉皮笑臉一語書中殆或借以敲世祖臨下之不莊平時威重不行女子小人近而遜者絕少一旦有怒遽以體制臨之恐雷霆不終和風已被請罪之說實一貫也第二段自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句起至不在話下句止安插金釧一段爲後三十三回挨打蓄勢世祖宮中未聞有此故知爲書充勅之事闔牆之變積疊所成此一端也第三段自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句起至沒處避雨句止專爲寫畫葺一事不用牆壁之牆而推想及於薔薇花真是慧心不遠左畫右畫無非言牆壁俱滿之意齡官伶女未必專擇薔薇架下觸字而寫意中人之名不過作者設言使人可混忘於不覺萬不疑葺卽牆字畫葺卽畫壁也而一爲揭破然後三十六回齡官意無他屈之概乃覺有根况熬煎一言癡兒女繾綣春懷亦言不及此並且齡官之名屢見椿齡之說何來讀者不求其所以然幾疑標目有誤不知此正點醒處也椿松皆堅節耐久之物而世人又好以椿比父齡嚴也椿齡二字是說高年之叟范忠貞畫壁序中自稱爲螺山髯翁可見畫牆時年已老矣著椿齡則是說一箇然老父可知不然十二女齡中大半以草頭命名而齡官獨否且齡亦非命名單用恆見之字其隱以傳意斂費苦心矣此書標目點顯者不一而足如三十一回與此回其最著者癡及局外一說亦非但指寶玉蓋忠貞被執家人賓客殉者甚多就繼後幕客無錫嵇承仁會稽王龍光華亭沈天成從弟承譜及親屬家丁隸卒五十三人並有一守卒謀出忠貞事洩被磔畫壁自序云從前罹難時畧中賓客親友及家人輩俱一一被執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身未遊一命之榮口未沾

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尙能念君父重名節、以身殉孤臣、卽健兒奔走之徒、巾幗威獲之細、皆知寸心不二、臨難不移、聞者得無愧乎、云云、因忠貞一身、羣知感義、身殉此癡、及局外之說也、著語大有斟酌、非漫然者、第四段自原來明日是端陽節、句起、至末句止、是說襲人被踢吐血之事、此非尋常煩惱、必有其事、隱乎其中、標目不言、疑已寓雙敲之內、本事或有心洩、怒而書中則寫以誤傷、好不重複、不然、又須向襲姐負荆、便嫌壘牀架屋矣、寶釵發話、由觀兒尋扇而始、觀字殊無意旨、而書中此等處、斷無空過者、細思觀乃青見二字、合成段末言襲踢處、青了碗大一塊、是首尾一事、於茲益信、上回藥中用珍珠是治傷之劑、圖窮匕見、細爲回頭追溯、全自脈絡分明、

(護花評)寶玉向黛玉說、你死了我做和尚、是以讖語作伏筆、

(又)黛玉一面哭、一面又將手帕摔給寶玉拭淚、並不發一語、描畫妬愈深而情更深、

(又)寶釵怒而能忍、借觀兒尋扇發話、又借戲文譏誚寶黛、其涵養靈巧、固高於黛玉、而尖利亦復不讓、

(又)金釧說金簪落在井裏、亦是以讖語伏筆、

(又)女伶齡官於薔薇架邊畫蔷字、真是觀物懷人、又爲三十六回伏筆、

(又)寶玉淋雨、襲人被踢、俱是意外事、引出後文金釧投井、寶玉受責等意外事來、

(又)襲人一口鮮血、引起後文寶玉徧身是血、

(又)襲人忍痛不怨、真是可人、

(大某評)齡官畫得出神、寶玉看得出神、活寫兩個情癡、躍然紙上、作者一枝筆、真能繪影繪聲、竊恐龍眠虎頭、亦未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蔷癡及局外

紅樓夢索隱
卷六
易辨此妙境

紅樓夢索隱卷七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著往日常聽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索隱)爭榮誇耀是針對小菀之志在爲后。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裏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寶玉的意思。卽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燻响丸來。襲人扯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日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索隱)特繞出此筆。以見情僧平時甘爲閨門執役。況因一怒致疾。必更加意殷勤。一交五更。(索隱)尋常人家此時尚不興。惟宮內例至寅初必起。寶玉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索隱)言無濟於人也。親自確問。(索隱)外醫不能見上。世祖或因董妃略血。有親詢外醫之事。故特演此層。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

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索隱）京師遇端午，人家必於門上插蒲艾，小兒女則簪艾於頂，並製各種雜具，如虎如蝙蝠，不一其類，簪之帳幙之間，其靈巧者能以寸縀製蛇蝎蝦蟆壁虎等物，纖不盈指，謂之五毒，因一至夏，百蟲盡出，恐小兒被噬，預爲壓勝以制之也。更有縀製判官、朱袍仗劍、神采弈然，均以朱線穿繫，懸小兒襟上，以避蟲豸，宮中亦雅尚此習。閱宮闈秘史可知。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索隱）是日應備雄黃酒，衆人分飲以避毒，並有以礬石、大赤雄黃等物，遍灑牆根室隅，且塗小兒額上，及各官窻者，均驅毒蟲之意也。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是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索隱）傳言小宛惡蠶板橋雜記，言董白性愛閒靜，遇深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捨去，至男女雜坐，歌吹喧闐，則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是喜散不喜聚的確證。他想着也有一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喜歡，到散時豈不冷清。既冷清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索隱）世祖性情喜聚，其於宮闈中不可得知，若眷遇臣下，則久而彌篤，順治十三年二月，諭大學士

車克等曰：君臣之誼，終始相維，爾等今後毋再以引年請歸爲念。爾等受朕殊恩，豈忍違朕？即朕亦何忍使爾等告歸？如決於引退，卽忍於忘君矣。又諭金之俊曰：朕於爾等亦不忍離，爾獨何心而欲離朕？卽使衰老致仕，亦宜願養京師，常趨闕廷，使君臣得時時相見，以慰遲暮，不亦善乎？是願聚怕散的，確證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索隱）梅村讀佛詩，長恐乘風去，舍我歸蓬萊卽是此意。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索隱）粗婢失手折扇，恒有之事。若晴雯之細，當是偶然，然故記此，必與董妃受踢之事有所關涉，或前此脫輻之占，因折扇口角始耶？層層倒墨書之，有張鶯倒溯河源之勢。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事體。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紅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著急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要忙，將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

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不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索隱）此段以襲人代寶釵，以晴雯代黛玉，晴與黛皆指琬，釵與襲皆指琬敵也。自翦穗之日，黛即因嫉致惱，或當日情僧眷顧繼后之初，妃子不免有此作用。此間特著醋意二字，更可見婦人量狹，既心有所嫉，即不免言語乖違，情僧怒至以足傷之，必驕寵過甚所致，溯其源始，或因一二小事，啟爭執之端，書中分三段寫來，仍無非負荆請罪之一事，然或繫之襲，或繫之黛，用三人作代，且又倒敘，讀者便無從捉摸矣。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裏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索隱）必當時均未受封，故著此層。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擡舉他。」（索隱）果逐鹿得之，受冊昭陽，小宛安得不死？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是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索隱）情僧平時無威，偶爾用威，亦非無當。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裏配和你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索隱）后妃見上及太后，皆稱奴才，滿語曰阿哈，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裏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著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好大家保。」

重姑娘倒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著。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著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心起來。含淚說道。我爲什麼出去。要嫌我。變著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去。打發你罷。說著。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裏走。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平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說明是他鬧著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著要去的。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呢。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乾淨。說著。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索隱) 宮廷有事便跪。雖皇上對於太后亦然。世族中無此禮。碧痕秋紋麝月衆丫鬟。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歎了一聲。在牀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著。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滴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旁哭著。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綾。

子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只問你也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著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索隱)又借點作后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著，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就先哭死了。」寶玉笑道：「他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索隱)做和尚也有遭數，可見是子所雅言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終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內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著。寶玉只當是襲人。(索隱)明是回來賠禮，偏說誤認晴襲爲襲，八好把開傷疼一層，牽合得上，作者能分能合，筆下神妙無窮，其實兩說，本是一人一事也，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麼？」(索隱)後悔踢重，復來俯就，一化爲兩，負荆請罪，此爲結穴，直是一化爲三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笑道：「你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

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你又拉扯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裏。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著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兩個洗。(索隱)何等輕妙。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著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涼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倒。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索隱)音拔。夏日以水浸物使冷。都人曰湃。在那水晶缸裏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去。寶玉道。既這麼。你也不許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寶玉便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有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是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若歡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索隱)可謂無理之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扇子來把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

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著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著說。響的好。再撕響些。正說著。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裏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兩半。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兒。寶玉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是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都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索隱)讚佛詩中。百萬何容惜。一語固指端敬。喪費而言。而平日宮中千金一笑之事。亦可想見。此段當亦傳聞之實事故用標目。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牀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進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了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買母房中坐著。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階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迎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湘雲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願意穿這些。寶釵在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裏住著。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

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索隱）此段當是說孔四貞在宮中常著旗服或幼小時服御衣冠以爲戲。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裏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簇新的大紅猩猩氈斗篷。放在那裏。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着。和丫頭門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跌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都想着前情。笑了一場。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索隱）紅樓中姓周人最多。作書到隨意譎纂處。便令他姓周。妙極。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裏。還是咕咕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來相見。眼看看有婆婆家了。（索隱）指已受孫延齡家之聘。還是那麼著。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著。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麼。寶釵道。他再不想著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著。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麼前日打發人接去。你不來。王夫人道。這裏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你呢。湘雲道。什麼好東西。寶玉笑道。你瞧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麼。寶玉道。好多謝你。

想著。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著，拿出手帕子來，挽著一個挖搭。寶玉道：什麼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索隱）絳紋石亦出雲南，四貞隨父生長南服，故有此物。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麼？說著，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自什麼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看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設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楚？說著，把四個戒子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例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麼清楚？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麼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著，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索隱）世祖廢後，後可望得封

者繼后與董妃並東宮。皇妃孔氏三人而已。故此間特寫三人相忌之恆態。妙在寶釵偏尋黛玉一處說笑。可見陽善陰忌。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去。花園裏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著。到了鳳姐那裏。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刻。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著。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嫂。單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咱們家池子裏的一樣。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咱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樣。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說道。我不信這話。若說同人一樣。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說道。我說你不用說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說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一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就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形沒影的。我只問姑娘。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

個氣罷了。氣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著日頭叫太陽呢。算命的管著月亮叫太陰星。就是這個理了。湘雲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蚋。蠅。蟻。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索隱)一片非非之想。全爲引出此一句。湘雲道。怎麼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伏下背陰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只是咱們手裏的扇子。怎麼是陽。怎麼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著。還要拿幾件東西來問。因想不起什麼來。猛低頭看見湘雲身上金麒麟掛著。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難道這個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爲陽。怎麼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啐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沈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嘴的笑道。你知道什麼。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索隱)有意打襯。妙在出諸翠縷之口。湘雲拿著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索隱)神情如畫。當此斷不能不失笑。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麼樣兒。(索隱)反跌。又襯湘雲之笑不可忍。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很懂得。(索隱)口吻極趣。正說著。只

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著問道：「你看那是什麼？」翠縷聽了，忙趕去拾起來，看著笑道：「這可分出陰陽來了。」說著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裏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裏，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索隱）凡物雄者體偉多彩，禽與獸皆然，特著此筆，以見湘雲所配史家之物為雌，寶玉所得張道士之物為雄，此是本段中之正文要義，作者有意構造而出，為反襯二十九回之事也。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是出神。（索隱）特著此筆，可見湘雲動求牡之心，愈見其為雄，是用湘雲作襯，非於湘雲有他意也。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們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來道：「正要去呢。」咱們一處走罷。」說著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階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攜手笑說一回別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著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嚶啞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起來了麼？」襲人道：「什麼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麼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裏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失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麼慌張。」說著將手一撒，笑道：「你瞧

瞧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即寫目錄中兩事，自大家乘涼不消細說，句止爲前一段，以下爲後一段，前一段又借晴雯點明生氣之原委，與襲人被踢黛玉勸慰本同隱一事，意揣當日必董妃因上別有所眷，恐分己寵，語言神色間或與上以難堪，積不能平，因失手碎物數言，開衅致欲上奏，慈寧遂離禁園，並或怒時加蹴，致妃咯血數日，未經召幸，而上非妃不歡，遂有怡紅對月，湘館臨風之歎，相持未久，羊車遽幸，醫藥親投，撫循備至，且任碎瑪瑙碗，玻璃缸，水晶盤之屬，以洩妃之怒，而回其笑，此事在常人爲大忌，而帝王買笑，此亦尋常，昔人好聞裂帛聲，董妃意或有仿匹以如暈射雉，殆有同情較之烽火夏臺，無傷盛德矣。後一段因麒麟爲張道士所贈，道士又榮國替身，湘雲配雌的是史家故物，一張一史，即一雄一雌，白首雙星，與上歸省元宵事參看，可知作者意在追襯以明其事，故本段特著湘雲已將聘定一層以見雙星之說，非指湘雲寶玉白首二字須要往老字一方面看，不是借老是已老也，伏字與隱字同意，讀者須細意參詳。

(護花評)寶玉要打發晴雯出來，亦是反跌後文。

(又)寶玉襲人哭，黛玉走來沖散，黛玉去後，薛蟠請酒醉歸，隨起隨落，緊湊超脫。

(又)寶玉又說做和尚，回顧前文，黛玉哭記遭數，哭化爲笑，靈活非常。

(又)借晴雯口中補寫寶玉與碧痕洗澡，借寶釵黛玉口中補寫湘雲假扮寶玉及撲雪人兒情事，覺有善戲美女，跳躍紙上。

(又)寫湘雲分送襲人等戒指，必須親自帶來，甚有情理，但金釧此時應已逐出，不知此戒指著落於何處。

(又)黛玉說湘雲配帶金麒麟，引起後文湘雲拾得金麒麟。

(又)湘雲說陰陽二字，頗有意味，且暗藏消長之理，末後以翠縷主僕分陰陽截住上文，不致說破男女，尤爲得體。

(又)薔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寶玉遇雨時遺失，可想見昨日淋雨倉皇走來，誤踢襲人，一夜心慌意亂，不暇檢尋光景，是暗暗補寫法。

(又)翠縷拾得麒麟，笑說分出陰陽來了，先拿湘雲的麒麟瞧，不說明誰陰誰陽，含蓄得妙。

(又)湘雲說無數人物陰陽俱是寶，只有翠縷拾起金麒麟，笑說分出陰陽句是主。

(大某評)黛玉對湘雲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著你呢，過後離却黛玉，寶玉見了湘雲，果有此說，可知黛玉之防備留心者已久。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罷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素隱)又補一筆，可見湘雲業已受聘，雙星之說，不指湘雲。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可記得十年前，咱們在西邊暖閣上住著。」(素隱)孔四貞在宮撫養時，小璉初入宮，或充慈寧女史，與四貞同住，故書中屢言襲人與湘雲親密，並云伺候史大姑娘幾年，當是情僧未納妃以前事也。晚上你同

我說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麼又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咱們那麼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麼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姐姐短。哄著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索隱)四貞至順治十三年。年僅十六。入宮時尚幼小。就拿出小姐的款兒來。(索隱)暗指封和碩格格。你既拿小姐的款。我怎麼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冤哉枉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麼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趕來先瞧你。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麼性急。史湘雲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我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已。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了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真心。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歎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裏想著。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麼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礙的。(索隱)已被寶釵籠絡。此一回專寫寶釵之小善小信。說著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話了。史湘雲道。提這話便怎麼。我知道你的心。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爲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聲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寶玉笑

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笑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
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
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攪了墊心了。(索隱)昔時謂之洋鏢鞋。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
得做。(索隱)受賜致疾。暗補甚妙。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那些巧人
不算。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翦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呢。襲
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裏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索隱)
滿洲人最講活計。隨身配帶之五件。世家子弟均以針線相競。況屬至尊。至晚近此風日替矣。史湘雲聽了。便知是
寶玉的鞋。(索隱)暗指滿人男女之履無殊。故非提明。不能辨爲御用。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
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難我了。我是個什麼人。就敢煩你做
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
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雲冷
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著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
會子又叫我做。我倒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
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做得絕出奇的花兒。我
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

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著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翦。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做呢。饒這麼著。老太太還怕他勞碌著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肯還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半年來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買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著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裏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驚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罷罷。我也不稱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爲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攬些什麼。(索隱)世祖親政後。尙不時召見內院諸臣。至後世乃每日早朝。循例一見。大朝御門諸典並廢。非樞臣無由得接天顏矣。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裏坐坐。我這裏子細膜腌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裏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

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麼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索隱)又籠絡住了一個。自己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真真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如其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裏。寶玉一定又趕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著。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織。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索隱)孔妃待年宮中。將封皇妃。本有爲后之望。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意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歎者。你既爲我知己。自然我亦可爲你知己。既你我是爲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而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爲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爲你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爲我知己。奈我薄命何。(索隱)情文相生。纏綿備至。想到此間。不覺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

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裏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若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裏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擡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趕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索隱) 情僧性急多汗。此處可見。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索隱) 禁人而自爲之。所謂發於不自知。感於不得已。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歎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著。就難怪你天天爲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的話。寶玉點頭歎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索隱) 輩之死。全死於不放心。因后位未定也。此間雙點。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

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却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索隱)妙在不言而喻。口裏說着。却頭也不回。竟自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豔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趕來送與他。忽擡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住。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趕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了趕著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夢裏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裏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寶玉羞得滿臉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裏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不覺的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索隱)構陷之機伏矣。正裁疑間。忽見寶釵從那裏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麼

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裏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說道：『噯，這這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去教訓一場了。』（索隱）不關情處總關情，釵之護惜，更勝於黛。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裏涼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閑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近來我看著雲姑娘的神情，風裏言，風裏語的聽起來，在家裏一點點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索隱）定南王孔有德傳云：廣西之再定也，上念孔後無人，孔師無主，乃封四貞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遙制廣西軍。延齡爲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四貞美而才，自以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齡機智深狙，以太后故，貌爲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由是太后亦善事之，寵賚優渥，亞於親王，四貞不知延齡以計愚之也，謂其和順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愈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矣。康熙五年，四貞面奏家口衆多，費用浩煩，欲就食廣西，奉旨孫延齡鎮守廣西將軍，其下應設都統一員，副都統二員，四貞遂請和碩格格儀衛以行，抵淮安，勅書封延齡特進上柱國光祿大夫，其妻孔氏爲一品夫人，四貞自以不從夫貴也，今忽封一品夫人，則仍從夫，疑延齡屬內院爲之，夫婦遂不相能，戴良臣者，四貞包衣佐領，有才智，力薦其親王永年。

爲都統而已。與嚴朝綱副之良臣佐格格。每事與延齡左。延齡竟不能出一令。四貞初以爲尊己。唯言是聽。及得志。並格格而貌之。權且漸歸於下。事無大小。皆擅自題請。廣西一省。唯知有都統。不知有將軍。四貞乃大悔恨。云云。此段書中說湘雲不能主事。嫌費用大。全寫四貞之事故。爲節錄。以證明之。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爲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眼前。他就說家裏累得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裏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了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心起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靜的。等明日來住著。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怎麼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裏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家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著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裏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裏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何如。(索隱)眞善籠絡襲人笑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裏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

井死了。(索隱)西苑相傳井中有鬼清季宮闈秘史亦言之大抵即宮人之自投於是者或即康熙朝廢太子案中事也作書人去古較近知之必詳故特寫出。襲人聽得嚇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裏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裏的前日不知爲什麼攛他出去在家裏哭天哭地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不著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索隱)井在西苑之東南方井裏打水見一個屍首趕著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著要救活那裏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嗟歎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裏襲人回去不提却說寶釵來至王夫人房裏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裏間房內坐着垂淚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裏來寶釵道從園裏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裏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裏去王夫人點頭歎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道怎麼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媽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下去住著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性呢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爲可惜(索隱)一味爲阿姨開脫罪孽毫無仁人之心却

眞善措詞。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索隱）畢竟天性稍厚。寶釵笑道。姨媽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剛纔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妝裏。誰知各丫頭可巧都沒有什麼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況且他原也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做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妝裏。豈不忌諱。因爲這麼樣。我纔現叫裁縫趕著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裏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媽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索隱）眞能以小善中人。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媽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索隱）又籠絡住一個。探驪得珠矣。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釵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在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況。察言觀色。早已知覺了七八分。於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將金釧母親叫來拿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大主腦全爲寫寶釵之陰險。專意籠絡要人。湘雲入其彀中。則政老左右有人矣。結納要津。神不外散。故終得一躍而奪黛玉之位。寶釵眞喜用手段者。自古奸雄同出一轍。然過後思。量究無味也。寫寶釵事。雖不知於所隱。

本事有無關合然兩人逐鹿此之得即彼之失董妃不得爲后當卽由此兩軍相抗哀者勝矣釵黛相較黛之地優釵之地遜惟優故驕惟驕故敗惟遜故力惟力故成瀟湘雖日拭啼痕殆仍以不哀致殞耶此亦可衡世事矣開首說湘雲一段少帶四貞成事着意在湘雲譽寶釵一層襲人譽寶釵又一層惟寶哥明斥其非故愈足以爲黛樹敵而堅羣小之團結黛之禍全始此矣中間一段說寶黛情況目錄中述肺腑三字是說寶玉不是說黛玉黛玉對寶玉固無多言述肺腑云者寶玉將底裏之詞誤傳於他人之耳以至羣小構衅死我湘妃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不獨應答寶黛應答黛人方在裁奪釵娘適來不盡之詞全在下回絳雲軒密敘與上文襲人親到梨香院尋寶釵同一筆法妙在全不說明帷幄運籌不言可想宮中結黨以抑董妃情狀自在箇中末一段敘金釧跳井既爲寶玉挨打張本又特見寶釵之借事市恩聞變卽來取衣復至中間一片言語全爲王夫人開脫種種如人意處正所謂小人善伺人喜怒也一得一失不待出閨成禮固已瞭然自來執魁柄者不可以喜怒去取人以致後來之不可收拾有是哉

(護花評)借襲人向湘雲道喜補敘十年前情事想見兩小同處無話不說靈活可愛

(又)借襲人央湘雲做鞋補寫黛玉翦扇袋不露痕跡一些

(又)史湘雲勸寶玉留心經濟學問卽順手借襲人口中說寶釵亦曾勸過又讚寶釵有涵養既補前事又遠伏後來寶釵勸諫一節

(又)黛玉竊聽湘雲等說話若竟進門相見便費唇舌卽暗自驚喜悲歡抽身走回既省煩筆又引出彼此訴說一層

(又)寶釵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歎金釧撞見賈政

(又)湘雲搖扇襲人送扇是撕扇餘波

(又)湘雲心事委曲借寶釵口中絃出即將做鞋一層脫卸簡靜靈動

(又)寶玉發默認襲人爲黛玉襲人恐難免不才之事暗想如何處治伏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一番說話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却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個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兩村回來聽見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上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茫然不知何往。背著手低著頭。一面感歎。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裏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一聲站住。寶玉嚇了一跳。擡頭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父親。(索隱)此段之賈政指清聖祖。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唉些什麼。方纔兩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蕤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噯聲歎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爲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索隱)皇太子允礽有調戲宮婢致婢投井之事故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廢太子詔書內有暴虐淫淫過端彌著之語。又有暴戾淫亂難出諸口之論。又云恣行乖戾無所不至。今朕赧於啟齒。云皆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指允初之淫惡事。涉宮闈曖昧。故聖祖不忍道破。而故老尚有能言其事者。今人記南陽女俠。一則亦道及之。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裏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麼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却是忠順府長史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史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望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找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史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說。若說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可免操勞求覓。說畢。忙打了一躬。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卽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知是何緣故。忙忙趕到。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

書也罷了。怎麼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於我。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字。不知爲何物。況更加以引逗二字。說著。便哭。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史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有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史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證據。必定當著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別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麼紫檀堡。(索隱)玉以紫檀爲函。意在關合小琬。與本段無干。不過借以言允初在近郊蓄優之事。他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裏也未可知。那長史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裏。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著。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索隱)聖祖因廢允初會宜。論向不令姣好少年侍側。頗致惹於太子所爲。是其被廢原因。中頗涉蓄優伶好男寵之事。概可想見。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著小廝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廝給我快打。(索隱)允初之廢。皆大阿哥允禔等。日事譏搆所致。此段之賈環。即指允禔。允禔

等聖祖因廢太子事會命諸皇子痛楚允禔買環見了他父親大怒嚇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買政便問你跑什麼帶著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裏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買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裏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趕著跑了過來買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待下大約我近年於家務疎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殞輕生的禍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買環賴大來小厮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買環忙上前拉住買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裏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買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丢小厮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買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裏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奸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索隱)允禔等纔間允初於聖祖之前非止一日一事聖祖戒諭諸皇子論中亦有允禔奏允初所行卑污大失人心今欲誅允初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言至此朕爲之驚異等語此爲聖祖悟允禔等奸詐之始其尋常密奏允初過惡者不知凡幾卽宮人羞憤自盡一事必亦允禔等爲上言之故令允禔拘守允初其戲婢事當在行在故立即拘繫宮人投井事則似在宮中故宮中相傳并有女鬼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此段寫買環之進讒並寫其回頭四顧之狀無非欲描出背人私搆之狀而已話未說完把個買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

便往書房去喝道。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鬚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索隱) 聖祖廢允初詔諭。屢以祖宗宏業爲言。故有此筆。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

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網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裏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們只得齊聲答應著。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那裏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裏頭通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裏。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嫗嫗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麼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麼。寶玉見是個聾子。便著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麼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賞了銀子。怎麼不了事呢。(索隱) 緊急中。加此一段閒散文字。是作者文章能處。亦借此嫗口中形容官家賞銀了事。兒戲人命的景況。並可逗緊下文善勢有力。寶玉急得手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著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索隱) 允初罪案之一。在家荒疎學業。

(索隱) 上曾親教允初讀書。並令大學生張英教之。又令熊賜履教以性理讀書。淫逼母婢。(索隱) 允初罪案之二。只

喝令堵起嘴來。著實打死。小廝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凳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像了。趕著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裏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索隱)因廢太子案。斬決遣戍。多人並查抄允勅乳母之夫。內務府總管廢普家產。還來解勸。(索隱)九月丁丑。上因廢皇太子。詔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齊集行宮前。命允勅跪上。垂涕諭羣臣。羣臣均無異詞。明日釀到弑父弑君。(索隱)諸阿哥各植黨。徒互相刺殺。互相讒構。聖祖諭諸臣有可異者。伊每夜。逼布城裂縫。向內竊視。從前索額圖助伊。朕知其情。處死。今允勅欲爲索額圖復仇。結成黨羽。令朕未卜。今日被燬。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寧云。弑父弑君。即暗指此。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著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廝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添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很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廝。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索隱)上廢太子。日痛哭撲地。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

大賈政冷笑道。倒休題這話。我養了這幾個小孽障。我已不孝。平日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著。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裏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歎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索隱)上自廢皇太子後。無日不流涕。王夫人抱著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著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臀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卽叫著賈珠哭道。若有你活著。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裏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著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滾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丫鬟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顛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乾淨了。賈政聽他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著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身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

個好兒子。却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的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麼樣教訓你來。說著也不覺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著。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著。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著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用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索隱)一段假文字。情理擊口吻。逼真却與廢太子事無涉。惟廢太子時有皇太后。允初又爲皇后。所出上特重之。故特演賈母王夫人一段。亦題中應有之義也。只

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裏乾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著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著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勸解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鬚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寶玉張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

進去把那藤屨子春凳擡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擡出春凳來，將寶玉擡放凳上。隨著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著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偷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索隱）聖祖之廢太子，固由允礽叢過已，然亦由允禔、允禩等構陷允禩，母爲惠妃，允禩母上屢稱爲賤族，不知何人當是趙姨娘一流人物。此次寶玉被責，全由環哥暗唆，與允禩等行事相類。上廢太子後，終日鬱結，後見允禩等大言殺允礽，不必由皇父之手上，因懼成悟，並查得魘魅太子話物，知爲允禩等所害，乃大悔恨，因修國維等保允禩爲太子，乃收繫允禩，召見允礽，後遂有復立太子之事。此段言政老自悔，亦是隱喻聖祖不安情狀，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去，還在這裏做什麼。難道於心不足，還要眼看著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裏，襲人滿心委屈，只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著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即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廝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

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擡到他房中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脚。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從首至尾均寫康熙時廢太子一事。與第二十五回參看。聖祖多子。立太子後。不愜人望。又兄弟間各分黨類。互相傾陷。允禔與允禩固結。冀易太子。以自立。太子亦結徒。自保。與禔等相攻。世傳黃天霸一流人及諸雜說中所記劍仙俠客。均此時之人。事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上諭。有允禔之人見殺於人。及因罪充發者。亦復不少。語又諷內大臣等曰。張明德於皇太子未廢以前。謀欲行刺。勢將漸及。朕躬據彼言。有飛賊十六人。已招致在此。但好漢俱經皇上收錄。若於其中不得一人。斷不能成事。云是可見。不但允禔允禩分立門戶。各致有死黨。聖祖當日防閑亦不免。招納敢死之士。以爲之備。真古今希有事也。此段當爲曹雪芹補本四十回之一。故談康熙朝事。標目以手足耽耽。不肖種種。爲言實合當時允禔等實況。允禔被廢時。聖祖謂十八阿哥患病。衆皆爲憂。伊係親兄。毫無友愛之意。可見當時諸阿哥全不相顧。聖祖有子三十五人。分黨相仇。上幾爲之不能安處。至雍正朝。允禔已早自殺。允禩允禔俱獲重譴。改名豬狗。以辱之。兄弟之禍。至是極矣。手足耽耽四字。駭括已盡。小動唇舌。無非言私讒密搆之狀。事有不止。以唇舌撥弄者。惟被廢則究由此始。故云然也。答撻一說。諸書不載。然當時聖祖之怒。致拔佩刀將誅。允禔並令

諸阿羅撻之則允初被廢見拘未必不贖重責作者去古近當有所聞故特書之然書撻亦所以代廢立之事書中寶玉得過無言廢之理亦無拘禁之理故祇可以答撻爲言也書中寫老媽媽豐狀寫賓客懼狀寫王夫人哭狀史太君怒狀賈政恚狀賈環畏狀議狀茗煙打聽狀襲人關切根究狀無一不絲絲入扣若見若聞古今有數文字(護花評)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雨村于賈政口中補出妙

(又)琪官置買莊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又)蔣琪官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尙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莊上寶玉亦曾到過亦未可知

(又)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兒之死是主蔣琪官之事是寶

(又)夾敘雙嬋一段文情曲折可愛

馬婆壓魔衅起生彩霞寶玉幾死于鬼賈環搬舌禍由死金釧寶玉幾死于打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結果案據(又)寶玉拾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湘館痛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回說眼睛腫得桃兒一般其痛更甚于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

(又)焙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實薛蟠是虛故用猜疑之筆爲後薛蟠剖辯地步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寶

玉歎氣說道。不過爲那些事情。問他做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那裏。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著牙叫喚。襲人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腿青紫。都有四指闊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著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這步田地。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正說着。只見丫鬟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了。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裏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好些。(索隱)可見關懷之切。便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索隱)與襲人一鼻孔出氣。別說老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裏也有。(索隱)情見乎詞。不及檢點。剛說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話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索隱)意態動人。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姣羞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挨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苦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矣。(索隱)不重江山重美人。

之意。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買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多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索隱)兩心默喻。情障益深。故有後文終夜之泣。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致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存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慾。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索隱)知兄莫若妹。已伏怨對之根。當日爲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索隱)補描一影。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說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呢。(索隱)一味安寶玉之心。可謂情之至者。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去己的疑心了。更覺比先心動神移。(索隱)已入彀中。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襲人趕著送出

院外說。姑娘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索隱）傷痛與胡思亂想何干。可見釵娘已知寶哥爲己動情。故着此語。已透相喻相憐之意。使寶玉愈入愈深。全是籠絡手段。以釵娘大雅。何此段屢露馬脚。又可見小人作僞。終不免人之視己。如見肺肝。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裏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衆人。偷或吹到老爺耳朵裏。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索隱）照映下文私相傳遞四字。一面自寶玉私贈黛玉。一面自寶釵籠絡寶玉。寶釵處處堂皇正大。大半假公濟私。譏彈人處。往往自蹈作者於釵好用深。又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索隱）不言寶玉此時胸中作何思念。却著此四字。可見在釵娘情網中。繭縛而不能出。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臂上作痛。如針挑刀挖。更熱如火炙。略輾轉時。禁不住啜啜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等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裏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函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却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索隱）釵兒率性而行。處處皆釵。反襯釵之善假。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却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啜啜一聲。仍舊倒了。歎

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下的餘熱未散。走來偷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是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索隱）寶釵設詞以安寶玉之心。寶玉又設詞以安黛玉之心。可見寶玉意中原只有黛玉。而寶釵苦心孤詣。偏欲以小善小信擅移其愛。豈知天下事。凡出於勉強者。均不能持久。卒歸於敗。古今攘攘者。何釵之多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陶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索隱）是情之真摯處。自又比寶釵之情加密一層。此段全寫寶釵誠偽之分。及寶玉與釵黛用情深淺之別。妙在不加褒貶。實處處右黛而左釵。一寫徑情而出之情形。而並不傷雅。一寫多端掩飾之舉動。而不免露痕。此中消息。解人自解。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索隱）誠摯之言。一語勝人千百。寶玉聽說。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甘心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聞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裏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蹣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索隱）迴避衆人。正是與寶玉真摯較爲郎憔悴却羞郎之句。更深一層。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裏去取。接著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沈沈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

媳婦鄭好時媳婦（索隱）言正好時耳。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嬌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裏坐了。倒茶與他們吃。幾個媳婦子都悄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聲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秋紋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裏。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徑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都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倒耽誤事了。王夫人道。也沒有甚話。只問問這會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先疼的艱不穩。這會子倒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裏。偷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裏。更弄出大病來。可怎麼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膏子。和了吃了小半盞。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遭踢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

瓶子去。一碗水裏。只用挑得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著。卽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遭踢。等不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却有二寸大小。上面螺螄銀蓋。鵝黃籤。上寫着木樨清露。那一個寫着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籤子。(索隱)本回是一篇空靈筆墨。無非證明釵黛二人得失之原。恐拋荒所隱正文。故用貼鵝黃籤子。貢品稍一點綴。是作者細密處。不然。此等物書中常見。何必寫得如此慎重。况襲人亦日常見慣者。亦何故加歎異。可知作者全有用心。並非故作閒筆。你好生替他收著。別遭踢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曾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倒沒聽見。這話爲二爺霸占住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緣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趕著襲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

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原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辨著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滾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著。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索隱)一篇話已足動王夫人之心。故敢直揭胸中欲言之隱。自古小人讒間。大抵皆假正論以行其奸。俟其言已入。然後乃由淺及深。暢發其旨。使人入而不覺。此處襲人反叩數語。正是縱橫家的能事。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索隱)自古善讒者。必使人不悟爲讒。疾其愛己。歐陽文忠五代史宦官論一篇言之悉矣。襲人此處。恐王夫人疑其讒妬。故作不敢言之狀。煞是老奸手段。將王夫人夾入五里霧中。安能復有所見。况迎其意而投之。未有不爲之動者矣。釵黛得失。全伏於此。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

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什麼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已後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了怪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著。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索隱）人情大抵皆然。順治時一般給役之人。傳揚聖德者。尤不外此兩說。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二爺後來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爲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索隱）一篇大道理。真是句句得體。字字有根。聞者安得不動。但出諸襲姑娘之口。恐怕是

有諸己而後非諸人。全是肆妬，並非持正。小人論事，往往以己不足論，專論他人惡心一說，恐人之奪寵而已。豈有他哉？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裏？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索隱）董妃爲后，與孝莊母子聲名體面，或有微瑕，當時必有持正論以尼之者，故書中特寫出此一句，「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索隱）果然自好，不好寶哥何能偷試，罷了你且去。我自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來正值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著黛玉病，心裏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裏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令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裏看看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趣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拏了兩條手帕子，擦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送你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他又耍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索隱）心心相印，非外人所能知。晴雯聽了，只得拏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

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面漆黑。並未點燈。(索隱)恐雙目爲人所見。且又暗中弔淚。全可思量。黛玉已睡在牀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來。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一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索隱)又將黛玉心事演出五層。層層加密。全非莽漢所能知。加入此段文章。專爲見寶與黛是用情已久。入心已深。釵不過一時強獵而已。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閑拋却爲誰。尺幅綃綃勞惠贈。教人焉得不傷悲。其一
拋珠滾玉只偷潛。鎮日無心鎮日閒。枕上袖邊難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其二
綵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痕漬也無。其三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

合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深。一時方上牀睡去。猶拏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卻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裏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猜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裏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索隱)可見寶釵已有先入之言。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妝腔呢。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麼。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索隱)補一筆更實全。可見釵之愛護怨艾。不明寫更佳。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防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要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

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辨。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攬的牙敲了。分明是爲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拏我做幌子。（索隱）是誠有之。難道寶玉是天王。（索隱）又關照身分。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爲他不好。姨父打了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乾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門來就跑。（索隱）此一段似指允初被拘後。允禔允禩等意欲加殺一層。借薛蟠影出。仍爲側重寶釵之愛玉而怨蟠。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的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好好的賴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耽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拏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人了。賴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

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拏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索隱）直刺其隱，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著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麼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道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裏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了房裏，整整哭了一夜。（索隱）此一語分明是知心，何至為終夜之哭，蓋借端抒悲耳。書中故寫此筆，全不說明，好從下文黛玉口中揭破，非黛玉之輕薄，實作者之狡猾。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在花影之下，問他那裏去。寶釵因說家去，口裏說著，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己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也醫不好棒瘡。（索隱）黛玉口齒尖利，往往不能忍俊，是失人心處。書中寫此，亦見董妃聰慧，必好嘲人，為失位的根本。不知寶釵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此一回全無實事，不過既寫允禩被拘一事，不能不仍牽入書中正文，若將挨打一層拋開，太形單弱，若重寫寶玉如何負痛，衆人如何慎重，又太質實，且與所隱本事不易打通，作者聰明，特開此回與下一回兩段途徑，專借寶

玉在家養傷時，形容寶玉與黛玉之情懷，並形容寶釵籠絡寶玉之手段，爲得位失位張本。一率真，一作僞，一無心流露，處處同心。一有意矜莊，時時露縫，自來與人家國者，若少存攘取希冀之心，必人家有一禍端，奸雄乃得一進步，無董郭之禍，阿瞞之事，不成無哀平之喪，新莽之基不固，因寶玉被打，於是襲人乃得間進言，寶釵乃得間希龍一問，字不知成，古今多少有心人作者，由斯著想，走筆成書，意微其矣。先借寶釵以形出黛玉之無心，又借王夫人形出襲人之排異，更借薛蟠以形出寶釵之挾私。昔人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早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作者正於不能知之時，作可以知之想，意虛而實，筆曲而隱，有此回文字，遂可將黛玉失志的根本打通，並將上回說康熙朝事，仍倒捲回頭，復說順治朝董妃失位時事，絲毫不露形迹。作者一支筆，真無縫天衣也。是爲雪芹補本四十回之三，其迹可見。

（護花評）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說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黛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亦迥然各別。

借王夫人問買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固善於乘機，文筆亦不鶻突，買環搬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却無數是非，黛玉與寶玉處處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正言相勸，毫無發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襲人雖心欲寶釵而於防閒之處，仍相並提及，不分輕重，立言得體。

（大某評）襲人欲寶玉搬出園外，卻是先說林姑娘，次說寶姑娘，一倒置而軒輊已分，正是妙處不在多也。前揭襲人之隱者有李媽媽，今揭寶釵之隱者有薛蟠，前後相映成文。

第二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因記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裏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却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見鳳姐兒來。心內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看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索隱)花胡哨者獻勤之意也。清初上每歲行圍有人扮鹿吹哨引鹿謂之哨鹿。好在上前發聲實不見鹿者謂之打花胡哨。後乃爲普通見好之詞。太平閑人註謂櫻虎之怒。不甚可解。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緣故。一面猜疑。一面擡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媽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忽見紫鵲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不吃與你什麼相干。紫鵲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裏。天氣熱。到底要該小心些。大清早起來。在這個潮地方。站立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鵲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索隱)回映西廂記不單。因暗暗的歎道。雙文雖然

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裏。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搗了我一頭炭。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叩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長歎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歎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爲他怎麼記了。黛玉便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簾生涼。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鵡作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麼。寶釵道。我看看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上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友。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路上撞著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麼。連自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話。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擡頭向地上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裏。多嫌我們娘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

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裏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見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必煩惱。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叫妹妹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爲我一個教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爲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爲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下了。口裏說着眼睛。禁不住也滾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吊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穀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薛蟠聽了。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起來。罷罷罷。丟下這事。莫提了。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些衣服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服。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索隱)找補上文。方有結局。這裏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裏外迴廊上許多的丫頭老媽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裏。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睡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欠身答應。

著好些。又問他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笑道。也倒不想吃什麼。倒是那一回做的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這模子是誰收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半日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副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兒聽說。又想了一想。記得也交上來了。就記不得交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裏。又叫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瞧。原來是個小盒子裏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認不得這是做什麼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完。便笑道。姑媽那裏曉得。這是去年備膳。他們想的法兒。(索隱)是聖祖南巡時。曹寅迎鑾備膳所創。可見當時之華靡。不知弄些什麼麪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次。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廚房裏立刻拏幾隻雞。另又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緣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吃。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

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聽見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拏著官中的錢做人情。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做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裏。只管好生添補着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廝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裏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姐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的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多了。你姨娘可憐兒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獻好兒。鳳姐兒嘴乖。怎麼怨得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倒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姊妹裏頭。也只鳳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們。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裏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裏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倒不是說假話。(索隱) 上回王夫人對襲人說。我聽見衆人背前而後都誇你。此寶釵等所布之陣也。此回又言老太太背地裏說寶丫頭好。此固由寶釵平時之善買好。亦由小紅熙鳳鴛鴦等。暗中有一番說詞。故抑黛而揚釵。故能得賈母歡。爲黛玉失敗根本。王夫人處本是內親。又有襲人爲之布陣。可謂八面埋伏。安能不如願以償。作者

寫此筆，全爲隱隱傳神，可見寶釵手腕之靈活，重開消息已通，此時惟專心籠絡寶玉而已。寶玉勾著賈母，原爲譚林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罷。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力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出來，咱們吃。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嘔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倒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裏，也忍不住笑。襲人笑道：真真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繸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著，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繸子。可得閒麼。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尙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裏閒的丫頭多著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招鳳仙花呢。（索隱）湘雲從前每來便住瀟湘館，後被收入寶釵處，肘腋之下，故住蘅蕪院。此間言與香菱拈花，以

見與薛氏之親密。若往常早入瀟湘館尋黛玉去矣。全是不言而喻。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的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媽推病。只有周姨媽與那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拏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裏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机上坐下了。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裏。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至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趕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裏了一把牙筋。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寶釵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下面看著放菜。(索隱)規矩一絲不走。鳳姐先忙著要乾淨家伙來。替寶玉揀菜。(索隱)真善獻勤討好。先忙著三字有神。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裏。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索隱)金釧死後。寶玉當已屢見玉釧。特未及撫慰耳。故演此下一段。爲金釧死後應有之義。鳳姐道。他一個拏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

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繡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索隱）又是一對金玉。故下文特補點金字。鶯兒答應著。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內。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却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机上坐了。鶯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却倒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說兒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裏去吃茶。說話去了。這裏麝月等預備了碗筋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肯吃。便問玉釧兒。你母親身上可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著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緣故。特要虛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樣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來我嘗嘗。玉釧兒道。我從來不會喂

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為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耽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牀來，扎掙起來，禁不住嚶啞之聲。玉釧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躡下去罷。』那世裏造下了孽，這會子現世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撲嗤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裏生罷。見了老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不信這樣話。』說著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還不好吃？什麼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嘗一嘗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嘗了一嘗。（索隱）這纔是孟光接了梁鴻案，比後文寶之譏黛，尤見真確。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了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嬖嬖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索隱）傅試不知何指，然以本書之例例之，前云賈璉為同知，輔政之謂也，此言通判，必亦相類，且判乃批判之詞，內三院主批答票籤，參知政事，是通判二字之義，故知其入必內院大學士也。傅，太傅也。國初太傅無多，以試字合之，試言旁加式，言文也，式，程式也，以猜謎之法猜之，其太傅、文、程、平、文、程、遼、東、士、著、仗、劍、從、龍、人、漢、軍、旗、為、開、國、文、臣、第、一、其、時、於、皇、室、頗、有、傳、試、對、賈、府、氣、象、的、嬖。

嫵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索隱) 范文肅受睿王知遇故。原來都賴買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裏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原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索隱) 或謂傅秋芳指中山徐氏女。宏光時名在選中。將立爲后。江南既下。軍府驅之北行。梅村聽卞玉京彈琴歌。全述此事。秋芳以才貌著。人主有意納之。與中山女事微類。然不甚同意者。文肅入旗。見世祖廢后。意在納妹掖庭。爲他日田魏貴盛之地乎。世遠無傳。就書釋意而已。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佳。雖未目覩。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們進來。恐薄了傅秋芳。(索隱) 意淫。因此連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易許人。(索隱) 有待選之意。所以耽悞到如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尙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索隱) 文肅以諸生投旗。根基淺薄。不肯求配。(索隱) 漢軍不合選后之例。然宮中女侍固多有之。世宗母魏佳氏。卽漢軍內務府旗。也內府旗多帶漢。而稱姓。名則從滿。多不勝指。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厮鬧了。手裏端着湯。卻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不想猛伸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倒不曾盪著。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

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裏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只管問我。寶玉聽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拾。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去了。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獸氣的。他自己燙了手。倒問別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獸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獸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內看見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歎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姓也沒有。連那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踢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好歹了。(索隱)此上各詞。當是世祖遺聞。故特借傅氏女僕口中道出。當時外廷眷屬。均可入宮。此類傳聞。當不少也。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絡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煩你來不爲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絡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閒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裏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

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要黑絳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色配桃花。寶玉道：這纔姣豔。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豔。鶯兒道：葱色柳黃。我是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條桃紅。再打一條葱綠。鶯兒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髻。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拏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道：有客在這裏。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這話又打那裏說。正經快吃了飯來。襲人等聽說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絳子。一面說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裏打著。一面答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名字倒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單叫鶯兒。(索隱)寶釵慎重金字。故不肯輕以爲名。恐世間別有劉秀應麟也。此處特爲補出金字。與玉釧之玉字作對。又見寶釵之處處用心。如今就叫開了。
(索隱)黃鶯兒。鶯也。言巧言如簧。善代寶釵籠絡寶玉。寶玉道：寶姐姐也算疼你了。到明日。寶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僕兩個呢。(索隱)意在言外。鶯兒笑道：你還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

好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索隱)植黨延譽、奸雄圖事、必由之徑、鶯兒真不負委任、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
(索隱)點明巧言如簧、語笑如癡、(索隱)與上文言寶釵裝愚同看、如癡之如字、是說假癡、與裝愚一類、可謂強將手
下無弱兵、早已不勝其情了、(索隱)可謂博愛、可謂意淫、不是愛屋及烏、却是得隴望蜀、那堪更提起寶釵來。
(索隱)愈入愈深、情不自禁、便問道。他好處在那裏。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
又告訴他去。(索隱)有何密語、借鶯兒炫示、妙在不盡其詞、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見外頭
說道。怎麼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索隱)因鶯兒先至、特來查探動
靜、可見冀倖之心、不能自按一刻、特說靜悄悄一層、又可見寶釵在外竊聽已久、鶯兒之言、均爲所聞、全是懸餌設媒人的
行、逕意在察視效力深淺、以爲後計、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麼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
裏去看。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麼趣兒。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索隱)一語破的、
釵娘心事、全在籠絡寶玉、故書中特加此言、以揭其心、並見寶玉業已上套、一句話提醒了寶玉。(索隱)並提醒看
書人。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麼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
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拏來。(索隱)點
明以金絡玉、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拈上的、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
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
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

我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你看這可是奇了。寶釵道：給你的你就去吃。這有什麼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一個更叫你好意思的呢。（索隱）可見已先得消息。黨勢日增。黨見日固。襲人聽說話內有因。素知寶釵薄舌奚落人的。自己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拏線說畢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拏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索隱）薛蟠從不請寶釵。自說金玉因緣後。忽請寶釵。必有一番作用。書中均暗示寶釵無處不用手段。以求達目的。這裏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麼。若走得動。叫哥兒明日過去散散心。太太著實記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了。今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纜那菓子。拏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索隱）何不及釵。可見於寶釵仍是浮慕。情惟在黛。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索隱）此一回與上回同意。全是寶玉挨打後養傷時事。上回是用旁面寫法。重在釵黛之哭。更重在釵蟠之悶。然去挨打時近。故不便從寶玉一方面著語。即著語亦不過從痛楚醫治著想。與上文五鬼之事。後文紫鵲之事犯重。故騰開專寫寶釵。既寫寶釵。閃過最近一層。便須收入寶玉正文。方不致嫌落實。故此回全說寶玉正面。正面文章無多。不過熱鬧時諸人如何看視。清閑時晴襲等如何情話而已。與全部正文消息隔絕。故作者寫寶玉正面。仍注重寶釵籠

絡一層爲全部寶釵得黛玉失之關鍵。此回起首煞尾，卽敍黛玉之與寶釵任自然，以情勝不以禮勝，故黛玉至怡紅院，或未至而去，或過門不入，意至輒來，聞聲已去，不似寶釵之有心。既見好於賈母諸人，又聞中可處處設法以動寶玉之情，而奪黛玉之愛，作書人苦心穿插，筆之關合映帶，其濃淡平險之間，雖不明示抑揚，而抑揚備至。開首寫黛玉一段，若寶釵當此必先乘衆人未入時，蹈暇先往，黛玉因觸己痛，望望然去之，其不善打花胡哨也至矣。段中特點打花胡哨一語，可見黛玉心中亦明知賈母等以問視之頻數，爲多情盡禮，而身偏不入，其不見喜於賈母而失敗也宜哉。滿人有病，好以人之探問，頗簡爲功過。世祖太后病后疎視，問致停箋，奏可見當時打花胡哨之人必多。故書中亦隱隱暗指書中是黛玉說鳳姐打花胡哨，作書人却借鳳姐以形容寶釵之打花胡哨一飯前後黛玉之不入者二釵之入者亦二，冷暖太分，得失已定，且敍黛玉閒情逸致，調弄鸚鵡，釵娘此時方以爲得機，遇豈暇爲之。此書中暗爲抑揚者一也，敍黛玉一段後，又敍薛蟠賠禮一段，寶釵轉圜甚速，可見昨日之哭並非以阿兄之言爲非。此書中暗爲抑揚者二也，敍薛蟠一段後，又敍寶釵急急隨母入怡紅，全不因阿哥之言少有避怯，借此段中引出玉釧一事，全爲金玉同行爲寶釵作襯，內夾敍蓮葉羹一事，又因此回離正文正義太遠，故有因病中嘗新引出南巡故事一小段，借以點綴，俾不致拋荒所隱本事，嘗羹之中，又引出傅試家一事，全爲寫世祖廢后，後人人有逐鹿之心，故寶釵用力甚至飯後復來一言，便在絡玉一腔心事一語揭穿，此書中暗爲抑揚者三也。玉加絡矣，金錢得其用矣，而花樣卻仍是攢心，梅梅指小琬卽指黛玉，可見寶玉之心仍爲梅所絡，寶釵空自勞勞耳，標目以巧結梅花絡，題可見絡者雖巧，仍不能出梅花之外，故不云金絲絡，而云梅花絡。此書中暗爲抑揚者四也，寶釵去後，邢夫人亦遣人來問，足見因賈母之

愛、無、人、不、格、外、用、情、於、寶、玉、雖、以、絕、不、關、切、之、那、夫、人、且、然、他、人、可、想、獨、黛、玉、在、院、內、說、話、請、時、已、去、其、無、機、心、可、知、論、者、疑、此、間、脫、節、正、不、知、作、者、用、意、此、書、中、暗、爲、抑、揚、者、五、也、況、寶、玉、見、人、送、菓、子、獨、記、掛、黛、玉、則、金、綫、之、爲、用、不、如、梅、花、多、矣、兩、兩、相、形、雖、目、前、得、失、釵、娘、似、勝、而、久、之、一、僧、一、死、寡、守、無、聊、是、情、之、一、字、終、不、可、強、也、作、書、人、爲、寶、釵、惜、或、卽、爲、世、祖、之、繼、后、悲、耶、空、中、樓、閣、演、出、一、大、段、文、章、其、着、意、無、非、爲、巧、言、籠、絡、四、字、作、註、故、爲、揭、其、旨、如、此、此、回、亦、補、本、可、揣、而、知、

（護花評）鸚鵡念詩、獨念哭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念哭花詩、又先引西廂二句、以襯哭花詩、文章既前後映照、而黛玉之癡情、亦描寫透澈、

寶玉想讚黛玉、賈母偏讚寶釵、便見賈母久已屬意寶釵、

玉釧金鶯、亦是關照金玉良緣、

鶯兒正欲說寶釵好處、却被寶釵走來冲斷、藏蓄大有意味、

鶯兒正打梅花絡、寶釵忽叫打玉絡、又用金綫配搭、金與玉已相貼不離、

黛玉綫穗、已經翦斷、寶釵線絡、從此結成、

標商冊註

